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1
19

19



文庫11
D /
17

010190547715

陶菴集卷第二目錄

序

陸翼王思誠錄序 張子灝感應篇注序 吳奕季
 淫鑿錄序 潘鱗長康濟譜序 張子翼救荒賑飢
 錄序 陸履長鄉兵議序 陳世祥寄弟小言序
 馬巽甫遊橫山記序 郁遠士詩文集序 吳定遠
 小山集序 葉石農偶住艸序 吳義齋經畚堂詩
 集序 王子堅詩集序 閔裴村詩集序 王古臣
 寒谿詩艸序 王周臣學古偶刻題辭 州邑文紀
 序 送趙少府還松江詩序 陳義扶文稟序 又
 金懷節文稟序 陸道協文稟序 吳見末文稟
 序 徐定侯文稟序 葉念菴文稟序 董聖褻文
 稟序 徐宗題文稟序 兩徐子合稟序 暹社題



辭 易文自序 嚴永思先生壽序 唐宗魯先生
壽序 歸母陳夫人壽序 陳母張孺人壽序 蘇
母金孺人壽序

跋

尹伯衡詩集跋

陶菴集卷第二

序

陸翼王思誠錄序

交道之喪久矣高者不過鬪炫詩文下者乃至徵逐酒會
其聚會也或甘言巧笑以取說或深情厚貌以相遁求其
責善輔仁者蓋千百不得一焉予爲之慨然而憂惕然而
恐壬午春有同志斯道者十餘人爲直言社壽輩則有高
叔英友人則唐聖舉陳義扶蘇眉馨夏啟霖門生則陸翼
王張德符高德邁侯記原幾道研德雲俱智舍兄弟暨吾
弟偉恭也平居自破咸有日記赴會之日各出所記相質
顯而威儀之際微而心術之間大而君父之倫小而日用
之節講論切偲必求至當之歸而後已諸子奮志進修日
新月異而翼王以敦篤之資爲精微之學惟日孜孜常若



不及苟一言不合乎道一行未得乎中小經指摘立自刻責歛會俱忘今歲之春取思誠名其日記而乞予數語爲勗予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在天之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在人之誠也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自然之誠也擇善固執弗得弗措勉然之誠也四者雖有不同然由勉然以進於自然盡在人以合乎在天其歸一而已矣今之學者未能反身而誠性與天合謾云不假思爲可以坐臻斯道告以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說往往以爲支離而厭去之其亦謬矣夫聖以誠爲本誠以思爲要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管謝上蔡見伊川稱天下何思何慮程子謂有則有此理賢卻發得太早在上蔡得此一句救拔自是切問近思理會事有不透其顛有泚故後來不至流於禪學劉元城事溫公凡五年得一語曰誠請問其目曰自不

妄語始元城初易之及退自隳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夫以上蔡之明敏與元城之剛毅百倍於今之人也然猶精思殫力而不敢高語自然如此翼王勉乎哉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庶幾乎孟子所謂思誠者則劉謝不難逮而於立社之意無負矣翼王勉乎哉

張子灝輯感應篇序

世之言感應者多推本於佛氏以爲輪迴因果之說著而後有感應儒者無是也予不然其說六經四子之書言感應者非一但未嘗以某事係某應旨攷諸史乘如杜伯之射宣王公子彭生之祟齊襄灌夫之殺田蚡往往而有斯皆佛教未入時事之合於因果者未可謂傳會也感應篇本道家言而與佛氏相出入其旨歸于獎善化惡足以輔

陶菴集卷二
二
翼儒教所不逮行世既久人多樂誦之顧一二高明白喜者或置不道曰此道家淺說耳嗚呼三教之書之深者有之矣世人見之而不能讀讀之而不能信則亦末如之何矣獨是篇之指事也確而立說也簡簡易讀也確易信也讀而信之悚然如雷電鬼神之交於毒相與電勉驅策而不爲惡其利不亦溥乎夫說有依託而可以利天下聖人猶將存之而況的的如操右券者乎予友張子灝取管人箋注事實隨筆損益授梓人流通之要亦行吾所見而已世有冥心獨契得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上始可不讀是篇不然者幸毋淺視之也

吳奕季淫鑒錄序

淫殺二罪於人爲最重書之以戒殺名者多矣而戒淫者絕少豈以淫之罪爲輕於殺與夫殺害物而已匹夫寄猥

則足以忘其軀王侯漁色則足以滅其國是淫者自害害人之大者也人無變童季女之好者其口腹必淡而世所傳羽流禪伯持戒數十年而敗於妖姬惑於炭婦者往往而有然則不淫者固可以不殺而不殺者未必能不淫也世有以筆墨導淫者如詩中之有香奩書中之有豔異裙屐少年嗜若飲食深入肌膚不可除去予常欲勒一戒淫之書以敵之而遷延不果會友兄張子灝持一書示予曰此友人吳奕季所作淫鑒錄也其有功於世俗甚大予盍以一言助發之予受而卒讀則其書所載先正格言古人懿行與夫世俗之爲淫獲旤者班班具焉因謂子灝此書行吾可以輟筆矣抑中人以下此書之所能戒也中人以上此書之所不能戒也胡澹菴上書請斬秦檜遷斥嶺海萬死歸來而猶有情於黎頰之微渦趙清獻壁立千仞而

猶屬意一官伎使老卒召之非此卒故遲其事則清獻敗矣世有如胡趙兩公者苟不自悔則非一卷之書所能動奕季且若之何子灝曰然誠有如胡趙兩公者未有不悔者也吾所患者裙屐少年目彼其人珠玉買笑胡粉弄姿而世又有書如香奩豔異者以導之非使之知淫者之獲既其勢不能自悔夫勸其不自悔而使之悔則其能自悔者聽之可也予作而歎曰有旨哉因題其簡端使歸奕季

潘鱗長康濟譜序

晉世論人物以溫嶠爲弟二流之高者時名輩共談至弟一流將盡之間溫嘗失色彼所謂弟一流者何人哉苻之王夷甫後之殷深源之屬是已天下屬安定此曹子高自標置噓枯吹生及四海有微風搖之皆周章失據至困踣不振以迄於死而一時奇策僞功乃獨出於太真之徒然

則當時所謂弟二流者乃弟一流也而其弟一流固天下之棄材也聚天下之棄材尊之爲弟一流至於中原簸蕩生民流離而此論猶牢不可破習俗之深豈不痛哉今天下崇尚經術與晉世之老莊異甚然而科舉之學爛熟敗壞日浸月淫如寒熱之入人肌骨士有談王霸之略者率見詆譏以爲迂怪二十年來□□□□□□□□□□拱手圍視而莫之救也然則今日之異於晉世者安在與國不卒有變容易色之慮太真之徒將誰屬與抑所謂輒爛敗壞者果可用以濟世而過此者皆不必談與嘗與潘子鱗長論而悲之鱗長出所著康濟譜示予其書條分件繫旁行敷落自古人救民應變之方至近代兵制屯田魚鹽茶馬漕運諸法皆具又與金子孝章詳爲論說以警發當世之憤憤者予讀之未嘗不撫卷而歎也會鱗長扁舟泝

大江覽衡嶽徘徊故里遇所交通人奇士輒出此書示之
爭爲哀金助刻流通四方予戲謂鱗長子之書經世之書
也子之身未遇之身也子方搢搢焉以其身爲泝泝統而
獨以其不龜手之藥公人邪鱗長蹙然曰使吾藥誠可用
以取封雖終身泝泝統何憾予作而歎曰大哉潘子之言
思深哉潘子之志在天下乎使潘子伏闕上書以布衣召
見殿上亦不過潘子自行其學而已唯此書之出使天下
知輒爛敗壞之學無可藉賴而喜談大略者亦將有所稽
攷是潘子之大有救于今日也今天下之可憂者多矣猶
恃有潘子之徒區區其間也

張子翼救荒賑飢錄序

辛巳壬午歲大飢張子子翼刻救荒賑飢錄數千言其心
一以上之人宜振廩同食有如趙抃者一以下之人宜分

人以財有如李珣者使上之人能心其心必優爲抃使下
之人能心其心必優爲珣然而子翼之心則非是書所能
載也亦在乎讀是書者惻然動心而已讀是書而不動心
者自賊者也動心矣以爲不可見之行事者賊其民者也

陸履長鄉兵議序

籍民爲兵其制尚矣唐之抱真德裕能以節度使行之於
一方宋之神宗安石不能以天子宰相行之於天下其故
何也蓋抱真德裕挾節鎮之權其勢非有司所能格而其
臨民也近於天子宰相凡蠲徭租給弓矢第能否一切有
實意存焉故其法得行於澤潞川蜀神宗安石之意未嘗
不善也其去民遠其所倚以行法者有司而已涑水氏云
比戶騷擾不遺一家王巖叟亦云羈縻之虐鞭笞之苦誅
求之無已天子宰相皆不知也而團教未成卽又以番上

困之故其法不得行於河北諸路今天下之言鄉兵者多矣其說皆原於抱真德裕而度其既行之後當與安石不殊蓋亦幸而不見施行以得免於熙甯之擾也雖然內外交訐天下益急練民兵以紓正兵畱募兵之費以贍民兵豈非經武強兵之上策哉懲有宋之弊而謂此法必不可行是懲噎而廢食也吾友陸子履長著鄉兵議一卷大意以編甲定戶爲主八十家而出一人無唐世三丁稅一三戶擇一之苦每日輸赤仄一二無宋世質衣買弓之苦其它繁碎靡密曲爲之制如貫繩畫局使人一望而曉雖今世無抱真德裕其人吾知其斷斷可行也王新建有言弭盜所以安民而安民又爲弭盜之本故其開府虔州埽除羣盜一以嚴保甲爲先務保甲嚴而盜無所匿奇功克成夫但行保甲而其效已如此況以鄉兵寓保甲以守寓戰

如履長之說之精且變者哉語不云乎如有用我舉而措之可也

陳世祥寄弟小言序

吾邑文獻之族近必稱陳氏自潮陽公君陳先生以來子若孫俱有大聲於鬢序曾孫世祥九白眉也其人端雅平恕無年少才高之氣其文清深秀麗無襞積雕梭之陋及門之士未有過之者今年八月同射策南陽予困場屋久疇筭之飛揚跋扈銷鎔已盡而獨深望於世祥之脫穎及榜出竟不如人意夫文豈真有利鈍哉鈍莫予若而何以忽不鈍於此試世祥可以憬然而悟啞然而笑矣仲冬之朔別予省親常山出所爲寄弟小言者乞并語予讀而奇之彌恐世祥之不能無介介於懷也遂相慰勞曰夫文豈真有利鈍羣千百人而摸索之幸與不幸而已矣使幸則

侈然以喜一不牽而卽愀然以悲斯其人之深淺爲何如也願與吾子兩戒之吾與子亦各求至其所未至而已矣夫文章學問之理譬諸行遠世固有往返於三餐者然亦有歷千里而脂車秣馬未敢輕言平稅駕何者其各所期異也今吾子之所期其規模大略已足窺豹於此編而可無三月聚糧以極其車轍馬跡之所至也哉子行矣升堂問寢之暇風雨連牀兄弟自相師友待賈而深藏逢年而大獲吾知陳氏累世之文獻於是乎益遠矣

馬巽甫遊橫山記序

吳杭接壤吾吳之遊者一放舟輒至武林蓋以西湖景物柔淡娟好在人目日間也予足跡未至湖上然心知奇勝不盡於湖嘗戲謂浙中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一望可見而其心腹腎腸則必反覆抉擿而後得之今遊者至湖

而止每輒言佳勝其能捫幽歷險與猿鳥爭道者卒亦無有此何異千里擇交一揖而退者乎聞予言者無不大笑今年秋七月馬巽甫先生歸自武林出所作橫山遊記視予則自湖上以至此山數十里中氣候之晦明艸木之濃淡岑嶺之鬱紆潭澗之沿泝樓閣之位置鳥獸之飛走幽人奇士之酬酢往來一一在焉讀之神明忽開毛髮盡磔飄飄然不知此身之在塵土也予所尤異者山中之人相親相愛如一家至刻筭爲識而可以禦盜則其淳古淡泊之風迥非人境所能有晉陶徵士作桃花源記後世詩人如摩詰昌黎夢得聖俞諸公皆形之詠歌以爲神仙至坡公則謂淵明所記止言先世避秦亂來此則漁人所見是其子孫非神仙不死者也又引青城山老人村爲比以爲天壤間若此者甚眾不獨桃源坡公之論誠高矣然予意

陶公居晉宋溷濁之間感憤時事寓言桃源以嬴秦況當時以避秦自況如記中所云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及詩中所云瀟薄既異源旋復還幽蔽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則其黃唐莫逮之感固可槩見而非真有所謂桃源者也疑坡公亦未得其旨獨其謂老人村道險且遠其人不能全其澹古淡泊之風如此則亦未識鹽醢之老人村也予故服先生之善遊而又歎西湖一泓爲趙宋君臣盤樂之所論者目爲尤物破國至比之西子而橫山以榛莽未闢超然於酣歌恆舞之外豈非幸與異日松冠芒屨從先生徧游其閒庶幾爲太平之逸民其亦足矣

郁遠士詩文集序

郁遠士嘗仿韓愈毛穎傳體作小傳三通示人人讀之無不仰天大笑冠纓索絕以爲此古者滑稽之流也既而遠士貧不自聊輒應里中推擇爲掾史日抱簿書立令側令指日若爲吾書某牘卽俯而書牘旦而入莫而出以爲常有識之者曰是固向之爲滑稽者也遠士旣溷跡掾史復以其暇削荆握槩斲不休如舉子結夏課者晝後令廉得其所爲皆器異之而遠士之名亦駸駸聞於四方一日里中有高會四方名士盡集主人舉觴屬客請卽席賦詩客多欠伸魚睨不能就遠士乘醉操筆立書數十紙奇氣淵然可誦一座大驚其思銳而學贍皆此類也楚中潘鱗長尤愛遠士詩文嘗按其篋得若干首刻之吳中而遠士徵予一言爲序予謂古稱善滑稽者莫如東方曼倩今觀其因事納忠直言切諫則自公孫宏以下皆不能及視枚

皋郭舍人直奴隸耳遠士身處窮閭而有當世之志以文
爲戲而有憤時疾俗主文譎諫之風異日待詔金馬門陳
農戰強國之計爲東方生有餘矣若其詩之律切清新覽
者當自得之茲不具論

吳定遠小山集序

唐世詩人以李杜並稱至王文公始置軒輊於其間以謂
太白辭語迅快然十句九句皆言婦人與酒耳自此論出
而子美始獨爲雄霸然破太白元本風騷含嚼漢魏其生
平愛君忠國愍時病俗之志方諸少陵無豪髮慙負特以
其才高氣雄故精意深識反爲所揜讀者徒得其橫被六
合飄飄凌雲之致而已今夫朱顏嫉光極美人之形容清
香凍歛備醴齊之妙理而後世卒不聞以酒色病騷人者
知其爲寓言也希聖有立絕筆獲麟太白之所挾持何如

而可以輕俊目之哉近世詩人學少陵而得其皮毛者頗
多學太白而得其天機者絕少蓋學可以漸進而才不可
以強爲也吾友吳定遠天才獨出其所爲古今諸體詩皆
絕類太白予觀其感歎時事則遠別離戰城南之悲壯也
遊歷山水則廬山瀑金陵臺之清雄也俯仰古蹟則圮橋
鸚鵡之作不足爲其激昂也陶暢衿懷則秋浦敬亭之篇
不足爲其閒肆也大約不追琢而工不矜飾而豔不逞繁
密以爲富不附寒澁以見長如快劍所陳十步一人如黃
鶴臨風貌逸神王要之區區筆墨畦逕之間誠不足以知
之也定遠爲人文武自將自其弱冠時著書數萬言彎弓
二百斤旣登賢書再上春官不第嘗短衣匹馬往來燕趙
間與奇士劍客相追逐歸而閉門距躍慨然欲以鈴略自
見時人未之知也故其愛君忠國愍時病俗之志一皆見

於詩乃至沈吟眩瞶酣嬉淋漓弄閒於倡條冶葉之間埋
照於痛飲狂歌之際不知去古人遠近視餘子蔑如也茲
定遠刻其詩爲小山集予僭引篇端以告世之知定遠者
其他文辭亦可概見焉

葉石農偶住艸序

管僧皎然論詩云有越俗格其道如黃鶴臨風貌逸神王
杳不可羈有駭俗格其道如魯有原壤楚有接輿外示驚
俗之貌內藏達人之度此二格者吾欲以石農先生詩當
之石農詩實自陶韋門中來清迥澄澹不律而法近從武
林過膠水視予以達觀樓諸作疾讀數過恍如挾天風凌
險絕下視齊州猶九點煙目蓋其遊戲塵中胸次浩浩如
管人所謂香象擺壞羈鎖而去者宜其語言文字之間起
詣若此也

吳義齋經畬堂詩集序

予覽詩史見古者高蹈獨往之士心慕尚之以謂近世人
材雖不逮古要之吏治武功儒林文苑可與古人方駕者
往往而有顧求一眞隱者何寥寥也後有良史將遂隱逸
傳不立與或獻疑曰所謂隱者以其不可得而見也使子
能見之則已非隱矣且夫灌園磨鏡之流負荅蘊桶之客
山林城市龍章魚服子安得而遇之雖遇矣安得而知之
予不能答然亦不以其言爲然也一日父友葉石農先生
出經畬堂集一卷視予曰此吾鄉吳義齋先生所爲詩也
義齋服賈而行儒好陰行善以濟物伏匿韜晦世罕有能
知之者所爲詩及小令皆聊以寓意未嘗規規比擬而音
節圓美神彩流煥翛然有塵外致趣子試評之以爲何如
也予受讀終卷爲驚歎失聲若義齋非古之所謂隱君子

者邪今世爲詩者多矣未有工如義齋者也其工如義齋者有矣未有不以詩自名者也詩工而不以名者有矣未有潛德隱行又高於所爲之詩者也然則後有良史將求隱逸其人而實之者舍義齋誰歸乎使予未讀義齋詩猝遇義齋於市廛則亦莫知其爲誰何之人矣予是以知今世果未嘗無真隱也予嘗泝錢塘上嚴灘觀新安江水出處山高峽深慨然欲起方元英謝皋羽之徒相與遊於黃山白嶽之間而不可得今攷義齋之本末實生於歙賈於嚴衢之間予庶幾得見其人而已沒矣瞻望林壑緬然長懷者久之

王子堅詩集序

吾友張子灝嘗示予與王子堅先生倡和之什予問子堅誰何子灝曰此隱君子也篤行好古其詩有孟襄陽韋蘇

州之風其貧如黔婁史雲而嘗有以自樂予聞是言鮮然異子堅之爲人蓋子灝寡交不妄許與者也然子堅居荒江之上無幾入城而予又以傭書走四方不得乘款段一至其處坐是予胸中有子堅數年尙未能使子堅知之癸酉之歲始遇於雍瞻所蟬連數日出一帙示予讀之大抵陶冶性靈流連光景之言遇其合作清遠閒肆蕭然得意於筆墨之表甚矣其有襄陽蘇州之風也管人有言詩非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予嘗反之以爲窮矣安能工哉詩人之心蕩滌萬物牢籠百態必其有不窮者而後工也今子堅困踣寂寞空其有戚戚見於顏色者而子堅泊然此其清遠閒肆之詩所繇出而子灝所以爲知言也與或曰子堅嘗往來東佘山中眉公先生亟稱其詩夫眉公先生知之世之人且將盡知之矣

閔裴村詩集序

嗚呼此吾亡友閔君裴村之詩也君家世力田至君乃學制舉業不就去學詩詩成乃大困然君好之益力詩亦益工嘗往來吳越間以篇詠自娛其居家或爲童子師或田作自給其爲人事母孝撫二弟有恩人有饋之者君未嘗固拒或挾富貴衣倉之輒拂衣去終身不見也亦以此取怒於人至推墮溝中跛其一足君詩中所謂嘗切下堂悲者蓋指此也所居老屋數椽竹廚土銼舖糜不給君日仰屋梁語雖家人呼之不應其精苦如此君沒於崇禎之十一年沒之詩爲橋李故人延致家輶得寒疾歸未至家數里力疾盥櫛堅坐舟中家人驚往逆之已不能言矣扶舁入門一夕卒卒時手輒一卷書牢甚家人取視之則其平日所爲詩也嗚呼可悲也已世謂詩能窮人歐陽子則謂

詩非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以予論之唐世以詩取士上自王侯有土之君下至武夫卒史繼流羽人伎女優伶之屬人人學詩一篇之工播在人口故詩人易以得名降至貞元以後王澤既竭而劉魯風姚巖傑之徒猶得挾其區區之聲病所至爲諸侯上客其恬淡隱約如方干陳陶者鄉國之人皆愛而敬之則謂詩能窮人者非也今世以帖誦取士士知詩無益固不好卽好之亦不能深知雖有能言之士上薄曹劉下追李杜將亦不免於飢寒困踣之憂況其下者乎則謂詩不能窮人者亦非也若君之詩清而不瘠質而不俚一唱三歎有古者衡門詩人之風則所謂窮而後工者其亦信矣夫君生平最善予嘗欲予刪定其詩且爲之序予有遠遊未果旣歸而君死矣索其家踰年乃得其臨沒時所手輒者一卷爲之出涕因商諸同好

二三子哀金刻之嗚呼君之於窮固已不怨不憾矣而猶不能無望於後世之傳其詩傳與否未可必也予之力又非能使君必傳者也則亦攜拾集比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已

王古臣寒谿詩艸序

虞山王古臣先生以清詞麗句間於吳中所至名山勝水僧窗驛壁可喜可愕之觀輒爲詩若文以記之好事家傳寫諷誦以爲唐世陸魯望方元英之流實能遺外聲利元對邱壑非夫跋履朱門以終南爲捷徑者比也往予應宗伯錢公招讀書虞山數間古臣之名并見其一二詩歌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今年古臣適以它事過嚶予乃得交其人盡讀其詩後篇什恍然如歷籐溪陟烏目過破龍澗盤礴於古松流水之間嶽峯峭蒨移人情性甚矣古臣之詩

之有得於山水也予嘗年嘗經廬阜客歲往返燕齊之間所遇可喜可愕之觀爲不少矣觸事感懷不能盡見之於詩詩成又不能如古臣之工豈山水之遇詩人亦有幸不幸邪欣賞之餘因以予之所愧者告之

王周臣學古偶刻題辭

勝國虞公伯生有言爲文當如浙人之庖者不當如川人之庖者川人之爲庖也麤塊而大嚮濃醢而厚醬非不果然屬饜也而飲食之味微矣浙中之庖者則不然凡水陸之產皆擇取柔甘調其清齊澄之有方而潔之不已視之泠然水也而五味之和各得其所求羽毛鱗介之珍不易其性故爲文之妙唯浙中庖者知之予嘗引此以論今人之文險膚嗜駁華綺纖詭雜然而出譬猶置鴆毒於醞酒之中屑糖糜於梁肉之內雖求如川中之庖已不可得矣

王子周臣以古文辭視予乃能黜險膚以爲實去踳駁以爲醇約華縟以爲質變纖詭以爲雅淵淵乎其有先漢古文之風充充乎其進而未止也周臣其有意於浙中之庖者與欣賞不已因爲題其簡首

州邑文紀序代

洪都萬侯來莅吾邑甫踰年邑之管庫清訟獄理徭賦平侯常旅進邑諸生試之其甲等者共以爲宐而其下第者亦默以服久之太倉州大夫去官上官檄侯往攝其事膠之人惟恐其果攝也婁之人惟恐其不果攝也相與詰難良久侯竟往攝州事數閱月以返其在婁時治績與其所以攷校諸士者亦如膠於是侯於聽政之暇彙其州邑試牘及士子平日所贊之文選而梓之而國門之未懸者名山之未及藏者皆附見焉刻成郵書屬予爲序予惟婁東

之重於天下久矣三百年來鴻生碩師後先輩望言文於此邦者譬之粵無罇燕無函非無罇與函也夫人而能爲罇與函也近則海內通經學古之家皆以婁東爲功首士或竊其緒論者輒登巍科四方負笈出遊者有不至婁東而返則慚愧不敢比於人數然則婁東之文震耀鏗鉤宐無所用于予之讚述矣獨吾膠人士素稱樸茂科目差少於宐邑天下之稱壯縣者不屬焉然士之讀書嗜古有師法者視宐邑亦差過之言古文者率知沂唐宋以進於秦漢師其意不師其詞其剝削形摹緝拾字句者則曰此非文也言詩歌者率知沂三唐以進於漢魏以博取爲工以自然爲至其比擬荒澁造作纖巧者則曰此非詩也父以此詔子兄以此訓弟子弟推其旨以見於時文大抵雅而澤華而不靡尊傳注而不失之拘本經史而不失之雜而其

才氣振蹕者則又極其奔詣斬至乎古之立言者而後止
徒以吾膠爲天下窮處士子寡交遊遠聲譽故有邑猥以
膠爲少文云於戲觀於侯之此選亦可以知邑治之大都
矣予間先漢循吏首推文翁其治至使人爭欲爲學官子
弟蜀地之學比於齊魯可謂盛矣然不能如黃次公以郡
守入爲宰相者以孝文方尙黃老也今朝廷加意作人侯
之治績旣爲天下最而其所以誘進文學者又如此吾知
其將來洊膺異數又不但璽書增秩而已也是爲序

送趙少府還松江詩序

崇禎十七年夏六月於潛趙公自松江少府來攝嘉定縣
事時賊陷京師海內震驚嘉定沿海不逞之民多結黨伺
釁者適村民見弒於僕并其家七人皆被殺於是酒傭竈
養皆起爲亂什什伍伍白晝持兵迫脅主父使出券以獻

僕坐堂上飲噉自若主跪堂下搏頰呼號乞一旦之命卒
得不殺卽燒廬舍奪錢物以去不三日而火及城之南隅
公下車適與變會而備兵使者程公以他事行縣適與公
日夕計議發兵捕殺二十人懸首以徇眾爲稍定居數日
程公以邑事委公而去公多設條教旌善罰惡立保甲申
鄉約誘諭之如子弟疏導之如江河期月之間邑以無事
說者謂嘉定之變實恃此所未有而程公以嚴法制之於
肯趙公以寬政撫之於後生死而肉骨亦肯此治嘉定者
所未有也公每旦起坐堂皇民有持訟牒至者閱竟乃受
之其瞞騙不可受者立罷去之間一日出奉錢市鮭菜無
一錢侵公帑科里役者其強力潔廉皆此類視事僅兩月
撫軍祁公以卓異薦公于朝直指周公以公旦夕柄用不
可久居下邑遂具疏請以進士嘉善錢公補嘉定令而公

遂去嘉定暫還松江諸生某某等以公之德不可無頌也相率爲詩若干篇以送其行而屬予序之予昨歲計偕北上遇公漕河公方部糧至京予同行數舟與糧艘爭閘艘發數十人守閘百方諭之不得過勢且後期不得已走訴諸公公徐至一麾而散予嘗私語同人公御下如此將相材也應者皆嘸然既踰年而公來治嘉定其整暇不亂與御數十人不異然後知予言之驗也管仲山甫之賢以吉甫作頌而傳若漁陽之頌張堪蜀郡之頌廉范則堪范初不以頌而傳也而頌者之詞反以堪范而傳今公治行卓卓如此他日傳循吏者必將以嘉定之詩附見焉是其爲吉甫不足而爲漁陽蜀郡有餘矣予旣竊附知公者之末而又牽斯言之得傳也遂援筆爲之序

陳義扶文稟序

昌黎之文學孟子者也歐陽子之文學韓子者也二子之似古人者神也非貌也近代之學古人者貌也唯制舉業亦然王唐以機法倡之於崑歸胡以理氣振之於後讀思泉之文未有言其似守溪者也予間思泉日置守溪之文於座右心摹手追久之乃以其博大名家卽思泉亦以昌黎學孟自況乃知先輩之嚴於師法而精於用意如此今帖誦家或言古文或言先輩究其所謂古文先輩者襲績而已爾拘牽而已爾拘牽襲績既不足以服天下於是鹵莽者一切反之以陋爲奇以腐爲新以俗爲雅以穢爲華而制舉業之道日以敗壞爲可歎也吾友陳義扶以高奇之才斂入規矩蓋常取機法於王唐取理氣於歸胡矣其言曰軼理而背法非文也墨守理法之中土木據尊位而餓隸入嚴家亦非文也於是精之以濂洛關閩性命之書

博之以遷固韓歐雅正之文上有所規下有所逮正有所本苟有所參然後研精覃思一於制舉業發之讀其文如齊魯大儒揖讓興俯於朝堂也如大將用兵變八門爲六花也如丸投區矢赴的流雲在岫而風出之也如湖江之水蘊珠涵璧而吐吞羲娥也於戲若義扶可謂能自名其家者與可謂得古人之神而遺其貌者與以王唐歸胡救今文之敝以義扶之文救王唐歸胡之敝其誰能易之義扶浮沈諸生中十年其文益精而其收效與今之陋腐穢俗者等且不若焉論者誹譽相半於是義扶不能自釋以決於予予曰昌黎之文不云大怪小怪乎歐陽子之文小子輩不有議之者乎李之怪且議者不能使二子不傳以二子之誠於爲文也吾子之文誠矣誠則必傳其何有於一遇義扶起而笑曰善哉黃子之張吾軍也遂刻其藁若

千篇以行

又

吾友陳義扶嘗刻其藁二十篇問世而予爲序之以謂義扶之文取機法於王唐取理氣於歸胡精之以濂洛關閩性命之書博之以遷固韓歐雅正之文上有所規下有所逮正有所本苟有所參然後研精覃思自名其家出其餘力足以救今文與今之僞爲先正之文之弊而其收效反遜於今人故論者誹譽相半然而義扶之於爲文則可謂誠矣誠則必傳一遇不足道也蓋予之推服義扶如此未幾義扶以義經舉於鄉闈中擬冠多士者數日而始抑爲弟二人墨義旣出都人士奉手歎賞以爲斯文之美如珞金虹壁雖抑揚其價而金與壁自如也時予亦與義扶同舉於是義扶彙梓其藁以行復使予序之予惟主者之評

義扶也曰無欺人之言無媚人之韵是卽子持序之所謂誠也誠於文者必遇予言則既驗矣而誠於文者必傳予言其不驗者乎雖然義扶之誠於文也則以其誠於人者爲之本也今夫唐之有張均蘇渙其詩未嘗不本於風騷宋之有丁謂呂惠卿其文未嘗不本於經術彼其詩若文可謂誠矣而後世卒莫取以爲法者無他以其不誠於爲人也今義扶孝於其親而信於朋友其持己也匆匆然若有所畏其謀道也蓄然惟恐失之視名利如脫髮視進取若不得已此所謂誠於其爲人者也以此而爲人亦以此而爲文其視世之抽青媲白梳言蠟貌以追取時俗之好與夫管人所云鳳鳴而鸞翰孔子讀而儀秦行者其相去爲何如哉予旣自幸其言之有中而又樂與義扶交勉於將來也故亟稱義扶之爲人以告世且自勗焉是爲序

金懷節文稟序

東漢諸君子以德行稱者莫如荀季和氏陳太邱氏是二君子皆闇篤無文者也而季和之後有才子八人太邱之後仍世卿宰彬彬乎或或乎其祖父之質而子孫之文也蓋文者質之餘也子孫之文祖父之質之餘也祖父以文教文勝則質漓矣夫子孫之質日漓則子孫將不能有其文是故韓愈之文比於荀揚而其子有不識字之謂李杜之詩上規風雅而宗武伯禽無間焉文勝故也夫惟祖父以質教而子孫以文應則質有其文質有其文則文之行於世也益遠此荀陳二氏之後所以多賢與吾邑金羣玉先生以孝友至行爲一鄉所宗自學士大夫兒童厮役無異言及其沒也臨哭者皆失聲而子孫不知其姓氏論者方之太邱季和有過之無不及焉其長君爲吾友爾宗

而懷節則先生之孫爾宗之子也爾宗之所聞於先生者皆忠信孝友立身事君處朋友之道懷節之所聞於爾宗者皆先生之道也吾嘗與懷節處矣朝而肄業晝而服習夕而計過無憾而後卽安其修於身者粹如也其積於學者充如也其發於文辭之間者沛如也是宜其制舉業之文淵奇瀕博英華瓌麗爲吾黨所屈服與異日懷節立朝以經術陳便宜發明家學當如荀氏之慈明仲豫有功於人有紀於史則陳氏之元方長文不足慕也會懷節刻其制舉業若干首以行而予爲之序如此先生諸孫七人皆賢有文懷節爲之長

陸道協文稟序

制義之所言者理與事而已理則古人往矣吾不能面質其然否於豪分之間唯取鎔傳注不爲所汨而後達於文

辭者爲至事則比物連類博取約出大足以極萬物之狀而細足以發瑰怪之文此二者未能或舍也然以今之爲制義者觀之則有二弊焉言理而失者拘守繩尺無所發明其弊至於質木瘠酸咀之無有言事而失者穿蠹淫辭移此儷彼其弊又如美錦覆阱履之立陷是二者予皆病之且夫六經之後言事者備於史言理者詳於子史之所以推遷固者以其羅絡千載善敗得失的然可見也此以理言事也子之所以推荀揚文中者以其各言所明踳駁互見而其精者固可施諸萬世也此以事言理也夫事理合而後可以立言合事理以立言而後射策決科之文與古文辭等令人反之乃欲以此譯聖經應王制繆種流傳豈不可歎哉吾友陸道協才高智多牟未及壯讀書盡四庫其意毅然欲追唐宋作者視近代能言之家蔑如也所

陶菴集卷二
為制舉業精於擇理而辨於論事當其震蕩捭闔奇氣鏗
出如韓白提百萬眾鏖戰於河山之間定而觀焉則又粹
然以清盎然以和益駸駸乎入古人之室矣會道協刻其
橐百篇問世屬予序之予為述其所見如此以告世之讀
道協文者若夫道協之為人寬通靚深貌若子房而志烈
恢然有翁歸文武之器此又非予所能測矣

吳見末文橐序

吳子見末以文章鳴江左垂二十年今始舉於鄉予獲與
見末同榜相遇金陵極論文章利病風氣開塞之故以及
今之離經畔道者因相與推案大笑聲撼江水水鳥皆磔
磔飛去吳子輒予手言曰吾於時文無所好獨好子文又
曰子之文甚似曾王子笑曰子言過矣吾非能似曾王者
直好曾王者耳宋潛溪評曾氏之文以為信口所談無非

三代禮樂其評王氏之文謂如海外奇香風水啣蝕木質
俱盡唯真液靳然而存今於制舉義中求足以當此二評
者非吳子而誰乎吳子之文春融而不迫醇質而有光子
固氏之作也嚴勁而能裁古雅而有體介甫氏之作也然
則曾王之文乃吳子之所自有耳而予何能為彼哉吳子
曰子與子之文無有同乎曰有取理解於先儒而未嘗墨
守訓詁取氣脈於古文而未嘗剽賊陳言取矩法於先輩
而未嘗規規於程尺之內是則我二人之所同也雖然吾
與子其可自畫乎哉進此而居省寺則有疏議之文居史
館則有制誥之文紀一代事蹟實錄直書則當學遷固之
文玩思神明嚅嚅聖涯通天地人而為言則當學六經之
文吾與子其可自畫乎哉吳子曰子言善矣吾適有制義
百篇問世子即書吾二人往復之言以識交勉之意焉其

可乎予唯唯因退而書之

徐定侯文稟序

國家重熙累洽垂三百年一旦有崇禎甲申之變河決魚爛幾於不可收拾逮夫世邁中興天下容容思治矣而寇未卽殲□未卽服者其故何哉士大夫才多而氣弱也才者所以用世也氣者所以用才也氣有餘則激不足則弱激與弱均非所以善其才而弱爲甚管者東漢之末士大夫競爲危言訐辭汙穢朝廷批抵卿寺率至以身塞阨而國家之亂亾隨之其氣激也南宋之末士大夫心心倪倪拱手圖視以苟歲月陳同父謂之風痺不知痛癢積數十年而國亦亾其氣弱也今天下之患不在於類東漢而在於類南宋吾嘗與一二識者憂之閒亦輒此意以論文以爲制科之弊庸虛狹陋戍削單疏剝剝割裂穴沓浮蔓其

惡不可勝數一言以蔽之曰弱而已矣善夫昌黎韓氏之言曰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信斯言也其吾友徐子定侯乎定侯之文於物理事變無所不窮於三代兩漢之能言者無所不仿於性情無所不抒於矩法無所不合森乎如翔鴻班馬之行也渾乎如滄江八月之濤也凜乎如壯士之怒髮上指而色不變也充乎如元夫碩士雍容鳴佩而風采熠爛也牢籠怪奇穿穴險固破豔冶之堅陳擒雕巧之酋帥其殆管人所謂氣高天下乃克爲之者矣定侯生長右族高曾以下至尊大父先生暨尊甫先生皆學有淵源爲世偉人而難弟儀侯復互相師友壯盛之氣全注語言是以年未勝冠卽與儀侯同舉於鄉未幾進捷南宮天下誦習其文咸謂賈生終童復出

於世也今定侯筮仕山陰政績之美行將追配趙清獻范
希文諸公璽書召用邊難廓清有日矣若其操筆授簡亦
必爲天子撰平淮之碑勒摩崖之頌不止見奇制舉業而
已也予與定侯稱同年生風期相尙恆有祖生先我之歎
茲者定侯版行其國門之文猥以弁詞見屬輒爲道其素
所感慨於世者而欲救之以定侯之人與其文予之傾倒
於定侯者至矣

葉念菴文稟序

世之好古辭者多薄時義不爲夫時義之與古辭異者邊
幅爾若其苦心致力以參古聖賢之旨六經百家之說涵
澹深微不誣不游則雖龐然稱古辭者所得未嘗或異焉
陸務觀曰壽輩以文知人非必鉅篇大筆也殘章斷稟憤
譏戲笑之詞皆足知之故時義小物也而爲之者之心氣

浮實學問深淺可求而得也吾不及見念菴先生間嘗取
先生之文而讀之見其於古聖賢之旨六經百家之說無
之而不涵澹焉無之而不深微焉悚然歎曰此非先生之
文也先生之人也其人深故其文抑之而奧其人通故其
文揚之而明其人寬故其文廓之而大其人潔故其文澄
之而清先生之於文可謂稟厚而發遲志懋而得精者矣
顧逢掖三十年九獻不售卒之坎壈以沒嗟夫世未有知
先生之文者也今出先生之文以示人皆揜卷不欲觀或
勉強卒讀皆以爲文而已矣嗟夫世未有知先生之人者
也熙時曰知吾先子之文與人者一人焉趙定宇先生是
已先生在南雍時拔吾先子於輩俗中敬之愛之每試必
冠其曹伍其與吾先子書牘皆嚴重若先輩古道鬱然可
觀也夫趙先生天下伉直使僅知先生以文其愛且敬之

必不爾使先生文人也何至爲趙先生所重若此故曰天下有一人知己可以不恨趙先生之謂也先生遺藁無慮千百篇今熙時取其十三篇以行蓋皆晚年筆云讀是編者勿問爲古辭勿問爲時義亦視其苦心致力之處而已矣

董聖袞文藁序

世之論文者恆曰某某能開宗某某能復古予以爲不然夫文未有不復古而能開宗者也詩至於李杜文至於韓柳天下之所稱開宗者也然李杜以崑廬駱沈宋雖稱作者而不無尙沿齊梁之餘波至少陵一則曰風騷再則曰陶謝太白亦慨然以大雅不作爲己任是李杜之於詩不過能復古而已崑乎韓柳者燕許稱大手筆然其體制駢偶去古甚遠至昌黎始能本原三代兩漢力追孟荀遷固

之文而子厚亦云參之穀梁參之孟荀參之莊老國語離騷太史諸書而後爲文是韓柳之於文亦不過能復古而已復古以爲詩文而詩文之能事盡天下後世之言詩文者皆範圍焉吾故曰文未有不復古而能開宗者也二十年來制舉業之文凡數變始剽諸子繼填六經繼又傳會諸史近則六朝之丹艷粉澤無不竊焉其作俑者咸自以爲奇創不移時而聲色俱腐讀者嘔噦從之矣此無他唯其不能復古耳毘陵震澤諸先正之文所謂復古也得先正之理法氣機而變通生焉所謂復古也董子聖袞起於毘陵其爲文精於理而嚴於法厚於氣而靈於機齋房九莖之芝清廟三歎之瑟神采流渙而音節霏微以方其鄉荆川方山諸公風流彌邵神理一也甚矣聖袞之能復古也今年聖袞舉於鄉其文爲四方所尸祝吾知後數十年學

者之宗師聖賢亦如聖賢之宗師壽哲無疑也聖賢爲人澹泊堅靜在貧如客頃過膠城與予數共晨夕汪然不見涯矣吾又以知聖賢之文皆本於聖賢之人也然則以聖賢之文爲能開宗能復古者其猶輕量已夫

徐宗題文彙序

嘉隆之間吾膠大宗伯徐公以文章政事名天下公之言曰文自六經至七大家而精髓始盡勦賊者遺其首尾又曰昌黎文不摹史漢而得其精神又曰古於辭而不古於意如夏畦之學漢語蓋其意以譏當世之鏤琢言語自號秦漢者公與弇州爲同年友周旋四十年持論斷斷不爲之變弇州晚年頗好唐宋而不薄歸熙甫則亦自公發其端云嘗歎公以元老鉅人爲世推重卽無文章已足不朽乃其矻陋起衰如此此徐氏之家學所以閭而益章久而

滋大也宗題於公爲曾孫沈篤嗜古壯思涌出嘗以數年下帷盡發其先世藏書讀之所爲制舉文上邈經訓下攬諸家旁貫橫陳高翔捷出模範山海排夏雲霆洗削纖巧藻黼大章固已闖然升作者之堂而嚙其齧矣嗟夫宗題之才誠有大過人者然豈可不謂之得於家學也哉管陸務觀有言歐王蘇諸公皆科舉之士彼在場屋時苦心耗力凡陳言淺說之可病者已知厭棄如都市之玉工珉玉雜治積日旣久望而識之一旦取荆山之璞以爲黃琮蒼璧萬乘之寶珉固不可復欺夫苒世科舉之文與今科舉之文不同而其繇科舉之文以進於古文則一也予故讀宗伯公古文而知其珉玉之辨當在爲舉子時今宗題於珉玉之辨精矣過此以往萬乘之寶將出矣會宗題刻其槁若干首問世子爲序其淵源書之首簡

兩徐子合稟序

徐蔚生汝馨兄弟以高文篤行稱於邑中而皆出吾友侯
雍瞻之門雍瞻之論文也引繩墨別分寸片善不揜微類
必指如漢廷老吏平反疑獄國工診疾見垣一方居平嘗
誦言曰凡爲文章必使神理骨法達於氣勢薌澤之間而
後止文無氣色是山無煙雲春無艸木也又曰吾之斤斤
於二三子者非以爲文而已也人能平其心易其氣與聖
賢之理相傳而行則爲人之道亦不遠矣是二說者予皆
躋之邑中少俊遊雍瞻之門者類能推闡師說彬彬焉或
或焉讀書削行日有聞矣而兩徐子實爲之首雖同遊者
多奇士皆自以爲不及也晉人作唐詩主客圖每推一人
爲主則必有數人入室又擇其尤者爲上入室今吾黨論
人與文者固必以雍瞻爲之主而其上入室者則兩徐子

也夫雍瞻之人與文其雄於壇坫而重於鼎呂者垂二十
年則遊於其門而入室焉者其人與文之淵源不亦深且
遠哉兩徐子勉之有郭林宗之宏獎風流則必有茅容孟
敬爲其徒有韓退之之起衰八代則必有李翱皇甫湜承
其後是數子者皆以得所依歸而後傳其可傳之本則必
有在矣兩徐子方版行其文屬予一言爲序予於蔚生稱
僚壻而汝馨與吾弟偉恭同學又皆以予爲與於斯文者
也於是乎言

暹社題辭

少俊之應童子科者六人曰朱子旭徐汝馨陳求章建純
兄弟暨吾弟獻臣偉恭也其齒自弱冠至成童其學各宗
一師其人或聚處一室或遙相應和其文瑰富精工清通
秀傑不相蹈襲而能彼此相濟雖所詣不必止此然持此

示人人已服之矣於是諸子各錄其文十篇合爲一集以代繕書應索者刻成以質於予予告之曰朱子有言文字有筆力有筆路筆路隨時增益筆力自二十餘已定旨哉言也子美夔州之詩頓挫沈鬱東坡海外之文精深華妙此筆路也誦雲垂海立之篇觀帶餘馬後之句已知其晚年所造如此矣此筆力也雖然此言乎文爾朝賢而夕佞惡始而美終人之爲人豈有定也哉諸子勉之毋鳳鳴而驚翰母孔子讀而儀秦行十年之後質諸是編使人疑其文之無定而信其行之有定也則善矣

易文自序

漢人得一經必聚五經諸儒共讀而誥之予嘗以此意讀易求之於詩得易之性情求之於禮得易之法度求之於書於春秋得易之事業乃至二十一史之記載莊列諸子

之微言屈宋蘇李以下之詩騷詞賦一卷一篇所見無非易者又恐其溺於文也端居靜思斂耳目聚精神以求焉如是者十有五年而未嘗測易之畔岸閒出其餘爲制舉業非予好也歿後所得率以之薦几席飽蟬蠹徐子蔚生顧從而掇拾吾後評之騰之猥授梓人流通凡若干首予亦不禁也嗟夫易之道大矣自漢以降言易者無慮千百家其精者發揮理性其麓者爲陰陽術數之言而其至麓者爲今之制舉業今誠以易道視之則其精者去太極已遠而其麓者亦不可以謂之非易譬猶天地之內金玉瓦礫等爲一物而已矣予之此文方之瓦礫固天地之所不棄也

嚴永思先生七十壽序

韓愈論史書不可輕爲自邱明遷固陳壽王隱諸家而下

皆不免於天刑人既桀宗元反之以爲壽數子者或出於不牽或行事本不合中道非以紀錄褒貶之故而然也二家之說以宗元爲得然予嘗妄論之天地間風雲水石禽蟲華蕩無情之物非能有所愛憎報復於人也或者操吟詠之小技穿穴幽隱搢擢瑣細其得罪造物甚小而猶或遇猶冀死而見伸乃作史者洗垢索瘢抑沒其事則其人之長恨於天壤爲何如哉是宜退之所云亦有未必不然者今夫酷吏文致人罪或不旋踵亡身赤族而慈惠之師明允之吏嘗以多所平反獲報於數世之後作史者苟懷平反之心以處之則其得報亦當與遷固諸人相反非有富貴福澤之加其身亦必康強老壽此又物理之必然者也吾邑嚴永思先生讀史三十年嘗患司馬氏通鑑多所

闕略遂爲發凡舉例是正其書闕者補之訛者訂之人有倣詭侷儻者收之文有關係治道者采之美如四皓安劉章章見於馬班之書而爲通鑑所不錄惡如華太尉破壁取后僅見於吳人所作曹瞞傳而爲通鑑所輕信皆別白而去取之有行敷落閒見鎔出其大旨歸於成人之美不以成敗論英雄不以聖賢大學之道格一切非常可喜之士蓋先生之用心爲至仁矣先生於世泊然無所嗜天亦未嘗以富貴福澤強加之然生長四朝爲太平之遺民家有負郭之田門多載酒之客于于而行陽陽而樂不知老之將至是邱明遷固所深羨而不可得也傳曰仁者壽先生有焉予少懷述作之志牽於時學不暇以爲年近四十始登一第今方請假南還欲終隱林壑與先生卜鄰又未知得遂與否微天之惠買地百弓貯書千卷俯而讀仰而

思洗然盡去胸中之癥結然後修明一經傳之無窮於生平之願畢矣猶恐控奇不力疾惡之心太嚴則於先生之道一無所得而深犯退之之所戒故於先生七十誕辰謹述其生平作史之意以爲壽而亦因以自勗焉先生讀之其爲我听然而醕一觴乎

唐宗魯先生壽序

今年七月七日爲唐宗魯先生六十之誕辰諸辱交於先生之子惟時者某某咸謀所以壽先生而屬某執筆以紀先生之梗概且曰吳俗介壽之辭必託諸貴人鉅公今先生體尙高素視榮利如土梗諛詞詭說非其所好吾屬以子交於惟時最久其知先生宜悉子當爲一言以侑先生觴且固惟時之志也予唯唯不敢以陋且僭辭予惟唐氏之先世有隱德至先生而早失怙恃廬產蕩析乃慨然屏

去儒業居物於家視其時之詘信而操其奇贏不十年竟復其產且加廓焉然生平深恥陶白之術刻意厲行一本禮教不啻如管人之遊於商賈而蹋稱折之者故其家亦終不甚穰也其家政嚴而有法客有過從者見其子弟立不跛倚坐不橫肱其與人交衍樂易不爲嶄絕之行里中人皆愛而敬之稱唐翁性無喜慍云惟時嘗謂予曰亮工自結童時粗習句讀家大人卽訓以忠孝大義間市肆有佳書必購置輟中已而亮工遊鄉校試於有司時有利鈍大人無幾微見於顏色每讀書它所旬日歸省大人必舉經史疑義相詰難亮工對稱旨則命酒爲樂日子能是吾不羨富貴也是以亮工與世推排十餘年不敢改操蓋大人之教也予聞其言喟然歎曰先生之賢於人遠矣管陶侃之母截髮易酒以燕范逵使其子有當世名史稱其

賢子竊非之以爲才如士行何患不達其母旣稱明智乃不能教以堅忍靜重而使之汲汲於富貴無論士行有愧茅容其母亦異於尹焯之母矣至若陳萬年之在漢名在干定國杜延年間蓋亦一時之偉人也而教調之言爲笑古今豈非重富貴而輕道義故與繇此而觀則先生之賢於人遠矣今惟時學成志樹業已祭酒諸生間其它子姓皆誦誥振起克世其業而先生方與四三親故杯酒聚會談說山林魚鳥之樂暇則逃於浮屠氏相與推究其旨吾於是知其心之不嬰於物而可以長年也已若夫世俗所稱駟馬高蓋鳴鐘列鼎之榮宜皆惟時所自有故置不論獨論先生之高風潛德如此且以識諸子親愛之私云

歸母陳夫人六十壽序

代

當穆皇帝御極之季年上恬下熙朝章漸疏士大夫相習

爲奉身資家之學而少司寇歸公自釋褐中翰擢官黃門稍遷尙寶卿晚繇銀臺進貳秋官數十年中清白一節此可謂天下之偉人矣當公之宦成也室廬墜隘田畝不足以給饘粥故眾以爲清雖公之立朝忠精居家孝友學古淹博在他人一莫能至而槩以清蔽之猶之稱國僑以惠稱公叔以文云爾不知者至有平津布被之疑及聞公之夫人糲食做衣親執家苦無幾微見於顏色乃始歎息以爲不可及然居公之時亦僅歸美於公而已夫人之德以公揜猶公之德以清揜也洎公卽世長君全卿以才名耿亮遊公卿間時時稱夫人慈撫之惠次君元卿尙幼夫人以嚴代慈朝夕訓以讀書修身睦族信友之道不數年鬱爲儒宗人始知夫人爲母之賢而益追誦其爲婦且歎司寇公之清白一節其得於夫人之所助不淺也夫公之清

白一節出於天性所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也而以爲得於夫人之助不已過與蓋攻苦食淡者人情之所不堪而豪華靡麗者閨閣之所競慕舍閨閣之所競慕就人情之所不堪此在君子能得之於身而不能得之於同室之人夫至不能得之於同室之人則不必身通苞苴而其操固可敗矣管王荆公以虛名實行傾動天下自其買宅京師必欲得修身齊家事可法如司馬公者而與之爲鄰而嫁女用錦帳乃出於夫人所爲荆公不知也然則近世賢人砥礪名節而敗於不見之地者可勝道哉謂夫人無助於公吾不信也嘗觀壽史傳列女者於潛德則稱孟光謂伯鸞之隱逸光成之也於明達則稱山濤許允之婦謂濤允之出處二婦成之也而清節如吳質吳隱之之流爲其室者甚難而姓氏獨不傳豈清者之行固不欲見知

於人而并晦其室與柳所謂至德者固無得而稱也與不然則其爲子若孫者不能推闡其德以見於世也與今全卿之才名耿亮既如此而元卿又將進爲世用吾知公之德固不以清揜而夫人之德亦不以公揜也已今孟冬廿又八日爲夫人六十之誕辰諸同人千里貽書以介壽之辭見屬予以通家子義不敢辭因爲掇其大者書之爲序而夫人之壽考康甯則諸君子固能言之矣

陳母張孺人六十壽序

代

往者陳靖甫先生以博物好奇聞於四方四方之人自詩翁畫史奇材劍客彈碁格五馬醫灑削之屬挾一技者皆過從先生先生左圖右史旁列三代彝器引客就坐問何所長客壽自贊云何輒隨客所長應之客皆遂謝不及已而醢酒擊鮮絲肉間作窮日浹夕以爲常或值先生郊居

則輿馬之儻直踊貴其好客如此然先生之家貫不逾中人先生性高朗絕不問生產生產亦不見其落人多怪之聞有私於長君熙孟者熙孟爲具道其母張孺人節衣縮食操執家秉先生卽有所需未嘗乏絕卽乏絕必拮据以進不使先生知之於是聞者驚歎以爲非孺人之賢不足以成先生之高也孺人爲大參明初公女公深中隱厚閨門肅雍孺人之所得於家教者深矣不偶然也先生旣觀化數年孺人始年六十是時長君學益成志益樹吳中推爲諸生祭酒諸孫五人皆賢而有文於是同邑諸君子千里移書以介壽之言屬予且曰君於陳氏稱世講宜知孺人尤詳孺人於古列女誰比也予惟范史所載梁伯鸞夫婦人人能言之以先生方伯鸞所謂易地皆然者也若方孺人亦唯德曜爲可媿雖然當伯鸞賃舂時所謀者一身

巨裘葛於整理醴粥於潔齊一庸婦人能佐之矣德曜之賢於人者特以其必敬必戒也若先生以布衣諸生門內嘗有數十人醞酒門外嘗有數十人仰倉米鹽凌雜一切責之孺人而孺人皆能給之終其身無倦容無德色非誠與才合者能之乎是故爲德曜易爲孺人難伯鸞旣沒史稱妻子歸扶風夫以伯鸞爲之父而其子無間焉則其人之賢否可知也德曜之所處又可知也夫王霸之妻不以蓬髮歷齒慙其子故與德曜同傳以德曜之明達豈不足以處此然其得於天者或已嗇矣今孺人有熙孟爲之子熙孟之子及猶子又賢也是故爲德曜難爲孺人易夫難者今之人所不可能也易者古人之所不必得也能今人之所不可能得古人之所不必得其亦可樂也已遂書而寄之以復諸君子之請以侑孺人百年之觴以志予不獲

躋堂之媿焉

蘇母金孺人六十壽序

吾邑蘇氏世居涓浦之上以耕稼爲業二百年來士大夫所稱孝友肅雍有德有行之家也至泰醇先生以績學爲鄉祭酒而長次君眉起眉聲繼之眉聲以易經魁鄉薦當世誦習其文擬諸淵雲鼂董之間一上公車罷歸杜門著書日侍母孺人膝下與眉起賡閒居之賦補白華之詩用以燕樂其親而孺人亦康強悅豫左饋粥而右孫子愉愉如也初孺人以名家女幼嫻姆教孝恭慈儉聞於姻族既歸泰醇先生值家道中落孺人椎髻操作攻苦食澹有人情之所不能堪者然祭祀酒會未嘗不潔齊也尊章之養未嘗不具醇醴羞甘毳也盥浣擷擱之節未嘗不整理也既而先生早沒二子孤露孺人亟延良師傅講授而躬自

訓以忠孝大節稍長擇交里中問某某姓名知其人賢者輒喜試於有司小有利鈍不加譙訶眉聲登賢書亦無得色曰吾所喜者在此不在彼也惟孺人以婦道而兼子以母道而兼父辛勤數十年得見其子之樹立爲當世大賢而其身固已老矣涓耀間古之賢母有樂其子與李杜齊名者有翮髮供饌爲其子延四方奇士者有聞義養不聞祿養許其子不就科目者高風淑行焜耀彤史然亦卒有大賢人焉以爲子故其母得藉之以傳卽不卒而其子不賢母之傳與否未可必也孟子推仁義禮智之德皆本於性而又以爲有命焉彼所爲高風淑行其殆出乎其性者與有是母適有是子其殆得乎其命者與世稱君相能造命然又以爲孝子百世之本仁人天下之命則夫孝子仁人盡性以至於命其權固與君相等與管漢世有赤眉銅

陶菴集卷二
馬之亂而劉平趙孝之徒至信格於盜賊唐至元和之後
王澤竭矣而董召南獨隱居行義化及雞狗此皆性命精
微之極致不可思也不可言也今天下彝倫攸斃豺狼食
人河決魚爛幾於不可收拾尙賴有仁人孝子如蘇氏兄
弟者本其孝友施於有政在家如董召南出爲公卿大臣
如劉平趙孝而孺人內德隆茂將與漢晉以來諸賢母並
傳豈不盛哉涓耀與眉聲同志又同舉於鄉往歲驅
馳南北兩人如左右手也憶舟渡黃河中夜不寐眉聲爲
述管羊大雪中徒步赴試歸自數十里外母氏倚門望之
涓耀喟然歎息想見爲人親者之心焉今當孺人六十之
誕辰得從侯子雍瞻傅子合融陳子義扶之後敬進一觴
因述其世德以爲壽詞無虛美庶幾見而知之者云

跋

尹伯衡先生詩集跋

蒙不知詩而喜言詩詩者持也古之人持此物以爲訓非
取其廉纖綽約矚有風采而已將必有裨於世者而後言
之三代以後詩人之與風人合者晉淵明唐子美自染翰
爲詩者無不置兩公口齒間乃數千年來學陶者恆失之
枯學杜者恆失之累求其神似者幾如咸池之音不可復
聞此無他古之人有所持今之人無所持故也夫賢達之
士奇情浩氣素蘊畜於胸中仕則託功名氣節以傳不仕
則爲詩若文以微自表見陶杜兩公之詩大抵從窮入也
有陶之桂冠乞食環堵蕭然而後有其恬澹任真超絕六
代之詩有杜之流離轉徙浮遊避亂而後有其沈鬱頓挫
跨壓三唐之詩豈獨陶杜而已古之人皆然蓋窮則閒閒
則多讀書多遊名山水交天下幽憂沈廢之士凡國家之

治亂人事之得失土風物宜之瑣細皆逃覽而周知之故其爲詩可興可觀確然有以備一代之風雅嗟夫此豈世之寥寥者所得而究與吾師伯衡先生工爲制舉業稟經酌雅廿年揣摩亦既老於斲輪矣卒無知先生者先生亦不以不知故有所貶以逢世蒙於眾中覽察之魁閎寬通神宇落落信其中之所得深矣乃其無聊不平之意亦往往見之於詩詩多詠物擬古餘爲酬贈凡若干首蒙卒讀之曰窮之益人甚矣哉使先生不窮或未暇爲詩卽詩亦未必其工至此也今擬古則逼古詠物則肖物政使陶杜復作何必去人有閒哉獨惜先生之奇情浩氣僅僅以胸中之萬卷目中之數子了之而語及於山水遊歷則猶有歉焉夫山水者天地之眞詩也向使奪陶公之廬山杜老之巴蜀而求其詩如今日之所稱陶與杜者不能也以兩

公之所不能而先生當之此其窮有甚於古人者矣雖然古之人不有積書以當臥遊者乎徐仲車杜門不出而四方之事無不知者多讀書故也傳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仁之於山水豈必身至之而後爲樂也哉今先生之所與遊多緇流墨客一邱一壑者能各出其詩鼓吹而陶詠之若其於古人之書則又深探力取如悍將之窮追而未已也其所持以立言者豈小生世儒所能測邪耀也何知知先生之詩之甚有似乎古人而已

陶菴集卷弟二

表

擬上念歲祲獄繁頒詔中外悉蠲十二年以壽未完
錢糧特諭輔臣會同三法司官清理淹禁務稱好
生至意羣臣謝表 崇禎壬午

伏以帝德罔愆殷憂於民瘼王心惟一厘清問於時艱
道唯約己以裕人心在勝殘而去殺石田茅屋七見陽春
棘木槐廳共騰嘉氣竊惟禹分九等作貢惟均周訓五刑
亭疑不濫月要歲會先計有年無年之殊羨里夏臺並懸
重用輕用之典漢世之蠲除有二繇田租以及賑貸史不
絕書高帝之約法惟三自盜賊以至殺傷過此皆赦蓋當
勞止之歲衾櫛且賜於朝廷況秉欽哉之心獄岸敢苛乎
雀鼠慨鹽鐵始於敬仲而祖其說者酒酤茶漆無所不算

亦無所不征洎督責本於李斯而揚其波者宮墨劓黥有罪必加亦有加必酷起元朔迄延熹得官多在於輸粟尓崔實後劉頌議論間主於肉刑海魚增三倍之租木鶴絕千磬之鼓入職貢者熊皮鵬羽卽珠飛窮海而必追隸刑官者荼苦脂凝雖錢有雇山而罔貸歷觀唐宋除陌閒架青苗手實之文與凡酷吏拂足捐雲突地死豬之法心乎痛矣涕旣隕焉蓋黃紙放而白紙收不禁品屋圍桑則以頭會繁而刑章益峻赭衣多而畫衣少因之履貴鼻醜則以金贖重而賦入滋艱不覲聖明何知民病茲蓋伏遇仁侔覆載道協禹湯起藩邸入鈎陳二十而以德盛攬河魁握金鏡千年而使河清嗣王業於千畝之間祈田祖而祀農皇儉勤日著拔元慝於崇朝之頃清掖庭而肅盤水威武彌尊重思昭代之興隆實繫本根之深厚高皇帝念民

疾苦始編賦役黃冊而升勺斗合皆自糧長以輸官倉宣皇帝法天好生因讀立政周書而笞杖徒流皆責二司以平冤濫蓋歲漕東南米粟四百萬水旱則蠲更定大明律令六百條矜疑必赦是以農政脩而蠶繭被於山谷馴致斷獄少而鵲巢依於貫城列聖以來淳風茂矣惟天運承平旣久暫焉穀貴人荒兼有司訓導不明漸覺麇驚魚亂肩榆無粥家家掘蟄燕於寒山覆日有益往往泣黃沙於虎穴楓天棗地之國鵠作面而較枯嘉石圍扉之旁蟲化肝而猶憤召杜旣遠于張不生遂使百姓倒懸之悲壅於間見則朝廷無絲而知朝廷子惠之意格於奉行則百姓無絲而被驅蒼赤作雕題鑿齒積怨愁爲雉離石言禱甚桑林歎深梧象用渙綸音於薄海俾寬籌筴於大農除積欠斷自十二年以壽軫兵荒極於十三省之內繼降再二

之敕并諮不二之臣操丹筆者敬哉無令請室幽魂乞餘
靈於渡蟻歎蒼鷹者誰也務使海濱孝婦聞吉語於金雞
聖意丁甯人情抃舞頓使河山千里之外龐眉鯨背盡同
酹醑於一堂天威咫尺之間棺絮歐刀立起然灰於白骨
若夏稅若秋糧知百姓寄財如外府或翺除或減等知王
者用法如江河人無卜式之心詎譏平準獄罷皋陶之祭
盡是福堂臣等心存撫字意主明清讀孫樵驛壁之題知
囊有金錢卽是王民之蠹賊詠蘇軾獄中之什念魂飛湯
火重干天道之陰陽值茲大誥之重申竊以官箴而自矢
穀方秧節麥方弔旗民最苦青黃之不接頭有針薰足有
刺剝囚敢言奏報之皆虛永惟周廩漢倉可無長計以足
國若彼鄭書晉鼎實則古人所不談政甯拙於催科文勿
深於析律庶幾撫摩瘡痍待疲毗生意之復還亦或接踵

循良爲聖世太平之一助伏願軒圖廣照堯鏡增輝因已
蠲推所未蠲雖尺帛束總皆女織男耕之所積因已赦思
所不赦彼青巾白馬豈金科玉律之所寬量其入而出可
知穢厥魁而餘罔治將見蝗蝻不敢爲虐洽風清敞歌樹
桑納稼之休懈豸皆能觸邪潢池綠林邀衅甲銷兵之樂
策

君道

執事策士之首卽以古帝王之術本於誠一者爲問生竊
有感焉我皇上日旰求食未明求衣可謂誠矣拔去大慙
修舉祖法兢兢焉思所以新美天下之風俗者十五年於
茲可謂一矣然而敵不靖寇不滅旱蝗游臻道殣彌望此
皆天所以啟翼我皇上而底斯世於綦隆也豈誠一未至
之咎哉又豈誠一外別有操持而後可哉蓋亦仍就執事

所引皋陶之言知人安民者求之而已矣知人者上自元
寮下及州縣皆能擠掇而後可安民者內自輦轂外及邊
庭皆能扶持安全之而後可二者相提而較則安民必本
於知人不易之論也請言知人之法古者三代盛王出則
見三公六卿入則御綴衣虎賁攜僕奄尹之屬無小無大
皆朝夕遊處而後能知其爲人降至於漢去古已遠然而
馮唐袁盎之徒皆郎官小臣或得與人主直言曲譬如朋
友然或參處深宮之間至斥言其嬪妾之可否而人主不
以爲忌其臣不自以爲嫌故宮中府中咸若一體耳目不
壅而政事疏通也孝武失德頗多乃其知人之明獨絕千
古者亦以霍光日磾諸大臣皆取諸周廬環衛之間也自
時厥後若唐太宗於房杜王魏諸臣皆一一評騭深中其
隱諸臣亦釋然服之雖太宗之天賦英敏哉亦其君臣之

閒相與無閒而後至此也我皇上聖明首出同符三代不
可以文帝太宗爲喻生請以祖法言之始置中書省召許
元胡翰日會會其中輪講治道非聖祖之所以禮耆儒乎
徵宋濂劉基章溢葉琛日備顧問非聖祖之所以親法從
乎州縣所貢孝廉人材皆得引見長吏以治行稱者召見
獎勵賜坐宴而後遣非聖祖之所以接遠臣乎生故以爲
欲盡誠一之義必極知人之明欲極知人之明必通下濟
之義公卿府部召對平臺綸音傳諭未已也必朝夕繼見
以詢之州縣小吏卓異奏聞天章褒慰未已也必臨軒清
問以察之務使人材賢否邪正之故無不明中外纖悉隱
微之情無不達然後本任官稽成之法設移風易俗之條
推之輦轂則輦轂清推之九邊則九邊靖矣是則知人者
安民之本也知人安民者治天下之本也誠者誠此者也

一者一此者也若夫玩心神明涵養聖敬則有典謨所載與夫二祖列宗之心法煌煌矣

賞罰

夏后先賞而後罰殷人先罰而後賞賞罰者曠世之砥石也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聖王無以爲治雖然懸賞罰以爲權而以精神加厲其間則董江都所謂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之者倘亦可參用其意乎今天下之精華稍竭矣求之以足國裕民而鑄山煮海泄盈劑虛者未之有也求之以奇謀異勇而飛蒼走黃裨陰闔陽者未之見也章服不可謂不榮也蕭斧不可謂不凜也然而蕭然如病者之未愈屹屹然如芟刃之頓而不行者何也生竊以爲足國裕民之無人者士溺於科目之習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也奇謀異勇之不出者士拘於資格之說始以是求之

旋以是困之也馬端臨有言以銓曹署官而所案者資格則磨勘小吏得以司升沈之權以科目取士而所程者詞章則操觚末技得以階榮進之路今使漢桑孔唐劉晏日操三寸柔翰剝剝緝拾一旦處之以大農筦之以國賦其能精思輒計如曩管乎必不能矣今使謀若孫吳勇如黥彭俯首弭耳奔走諸大吏苟稱門下廝役其能安然而爲之乎吾又知其不能矣國初三途竝用其最重者薦辟與鄉貢次乃及於科目其有茂才異等曉習兵農禮樂天文地理河渠律麻兵陳壬奇諸科者皆不繇場屋一出卽爲臺閣妙選方面大臣若國初用師則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而以文大臣總督參贊其勇智足仗者雖拔起行間亦未嘗鄙之爲粗人目之爲噲伍也故其時豪傑有義之士旣得專意於實學而纖利小才亦趨然思所以自見益文

士之鮮實學也自輕鄉貢罷薦辟而獨崇科目始也謀勇者之不樂自見也自痛抑武弁始也近則薦辟之法稍施行矣而州里不勸駕舉主不連坐邊隅多事日增武臣而其求之也不精制之也多方古之推轂而命者不如是也誠復國初鄉貢之法責成學臣務重實學不獨以觚槩從事士之華實相副者年書月攷學成而貢之朝勿拘限年之例而於薦辟至者稍爲隆重其文重之則吾之責之也深而舉主有甘受不稱之罰士之足國裕民者出矣武弁則開以丹青之信誓以茅土之言有能滅寇平賊者朝廷不中制文墨吏不掣肘但用唐世以裴度督李愬之法節制遙聽於度而兵機進止一斷於愬彼才氣旣伸而飛揚跋扈之心亦不得作也士之奇謀異勇者出矣夫有燕昭之金臺而何患無樂毅有漢王之拜大將而何患無淮陰

苟行此而奇士不出盜寇不平則許綰有言臣請以臣首爲徇

吏治

明道有言一命之士苟存心於物亦必有濟語吏治於今日蓋其亟也吏治不越威愛兩端然威愛豈雜用之術竝施之方哉古者國僑治鄭有火烈之言董安子理晉陽有峭澗之論黃霸治潁川實以精密行其慈惠孔明治蜀亦云法行而後知恩然則內以愛爲本而外以威濟之始以威爲導而終以愛拊之吏治止是而已漢之六條唐之四善所以制官方也不可舉而施乎宋璟之爭限年陸贄之議七患所以正銓選也不可擇而避乎卓茂之自密令入爲廷臣黃霸之自潁川入爲丞相所以優守令之敘也今豈無循良乎唐太宗書刺史縣令之名於屏風宋仁宗之

六
附錄卷三
牘記其名臨辭陛見所以嚴守令之課也今豈有異術乎
生竊以爲今日吏治之弊在攷察太寬遷代太亟牽制太
多督責太嚴祖制設撫案官巡行州縣攷察守令舉其循
良清白者劾其貪酷罷軟者又諭吏部攷察賢否以牧愛
宜民者爲最撫案官所舉不稱一體論劾今皆不能舉其
實矣所謂攷察太寬也先臣周忱繇長史徑陞侍郎陸瑜
繇布政徑陞尙書此皆嘉以布聞就加官秩久於其任然
後責成今則近在三年遠歷再攷輒得美官以去吏視州
縣如傳舍耳所謂遷代太亟也等守令而上之有二司等
二司而上之有撫案奔走伺候惟恐不力跪拜造請惟恐
不虔管人喻之衆身而加一臂衆臂而加一指所謂牽制
太多也軍興以來催科辦者爲能吏轉輸緩者爲棄材如
祖制所頒祀神恤孤學校諸科皆廢而不舉非其不能實

不暇也所謂督責太嚴也誠能申救攷功振刷風紀以救
攷察之弊璽書慰勞增秩記功以救遷代之弊慎選方面
大臣具報所行所禁以救牽制之弊蒞諮地方水旱量議
所征所貸以救督責之弊吏治其有鳩乎抑有說焉吏之
威愛皆本於廉廉則不可以不養也古太守祿二千石縣
令祿六百石今守令之祿才及古者四之一巨彼內顧父
母妻子之養無以爲資而退循其耳目口體之際儻然也
禮俗之酬應迫之上官之苞苴迫之交遊親黨之邪說迫
之則其勢不得勉而爲善生竊以爲國家宜嚴汰冗員稍
節水衡工役及燕賞織造諸不急之費而以其所節者量
加守令之祿以養其廉至於奉事上官送往迎來者有禁
竿牘遊說之屬有禁私買利田宅盈千畝者有禁而又嚴
高皇帝犯賊謫戍之罰則吏治之興日可俟也生請歌羔

羊矣

積貯

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奉上德意勸農課桑使旱澇有備而百姓給足者守令之事也兼權輒計與周官九式九賦相出入者非守令之事而廟堂之事也今天下豈憂財少哉患所以耗之耗財之患莫大於兵國初九邊糧餉多資鹽引屯田不全藉輓輸也萬厯中九邊始藉京運增至二百餘萬當時已苦其多今自兵寇交訌以來遼餉勦餉歲增不已新舊幾二千萬兩計其額已十倍於萬厯時國初無論矣敵人闖入或曰將少也則增督增撫增都督增參謀贊畫增副總兵參遊以下諸員不知其計也流賊公行或曰兵少也則增兵二十萬而文武諸臣之在行閒者召募家丁掛名幕府不知其計也竭生民之膏血歲輸九邊

適以充債帥之囊飽乾沒之腹而國計於是乎大病夫金穀相輸猶血脉也日流於身故無疾一或壅之而癰疽生焉疾病作焉今則其壅之之時也雖使守令日捐捐焉以勸農為職其富至於土等黃金谷量牛馬而兵日益加餉日益增則亦拱手園視未如之何已矣雖然增兵增將者亦日顧事體何如不當惜財目生觀古者大將握兵於外獨出獨入始能成功高仙芝封嘗清之兵敗於中使督戰李臨淮郭汾陽之兵敗於節度不一是將宜擇而不宜多也句踐伐吳信陵救趙皆下令三日汰其癯弱思歸者過半曲端之對張德遠亦曰見兵四十萬人必斬二十萬人乃可用也是兵宜擇而不宜多也夫兵與將本不宜多而沉重之以冗祿浮餉使中國蕭然繁費哉今宜嚴擇將精練兵汰軍中不必設之官以減冗祿汰軍中不必用之卒

隋書卷三
以省浮餉則民力寬矣然後師克國孔明羊祜杜預韓重
華李抱真之成法以屯田變葉淇之折色以中鹽通宋元
以來交子會子之意以制錢鈔採鼂鎔募民入粟塞下之
論以通開納則有司之事次第舉行可也雖然四者之中
開納亦弊法也不足則行之有餘則直罷之而已矣

馬政

事固有若不相繫而實相繫者詩頌衛文而曰秉心塞淵
駉牝三千頌美魯僖而曰思無邪思馬斯臧夫思之無邪
心之塞淵本於幾微而駉牝從焉而馬臧焉此皆有深意
至理可繹思也故馬政有得失而世之古今吏之勤惰兵
之強弱皆在乎此矣生請略言壽代馬政以復明問可乎
漢之馬盛於文帝而耗於武帝蓋文帝時馬養於官又養
於內郡又養於邊塞至武帝侈心好大青去病窮追幕南

士馬恆耗十之六雖其時匿馬之罰甚峻大宛之使益出
而於馬政無補也是漢之失不在於求馬之不勤也唐之
馬盛於貞觀至麟德而耗於開元蓋唐興養馬於監牧又
養馬於飛龍殿張萬歲實能其職至元宗倦於政事安史
旣生而苑監之馬皆沒雖壽有王毛仲善牧養後與突厥
吐蕃互市而於馬政無補也是唐之失不在於牧馬之無
人也宋之馬盛於治平而耗於熙寧蓋其初市馬於邊而
於河東京西宜馬之地興置監牧至安石轍國馬於編戶
賦監苑於民間民病而馬亦大耗雖文彥博力爭新法於
壽李綱申復舊制於後而與馬政無補也是宋之失不在
於議保馬者之無正論也我國家建監設苑馬事至詳說
者謂兩京河南山東牧於民卽宋之保馬山陝遼東牧於
官卽唐之監牧然在邊者病其無實而在民者苦其有害

近則春秋二運折色之弊既行西北二邊和市之路并絕京師三大營所需馬三萬匹而倒死兌補之餘嘗不盈數千九邊各鎮所需馬四百餘萬罔寺折色嘗苦其不繼也爲今之計如清察艸場之侵占者優卹馬戶之窮苦者隴右岐幽宜勘實牧地廣行字畜養馬丁田宜悉徵租金以召牧圉而又重罔寺之權慎牧卿之選復川陝馬政都憲之舊此皆大略也生則以爲兵不强馬政不可得而復也三大營之兵不强各鎮之兵不可得而强也漢初天子不能具涓駟唐初止得突厥馬三千隋馬三千而馬卒蕃息豈非南北軍與府兵爲之根本乎若今日京營之兵不强雖渥洼汗血之駒驪騶一骨之駿將安用之且夫制蹂躪之邊庭當用古偏箱車搜深山之流賊當用步卒登海防邊楚蜀上流防寇當用舟師此皆與馬政相維持者譬

諸一髮牽而眾髮隨動未有馬政獨强者也聖明在上行將內清銅馬外服屠耆生且言其進於此者而造父非子之事不暇以詳焉

陶菴集卷第三終

陶菴集卷三 策

順德龍鳳鏤校栞

知服齋叢書

陶菴集卷第四目錄

啟

上房師王登水先生啟

書

答歸恆軒書 答柴集勳書 答張子灝書 答金

孝章書 上房師王登水先生書 答侯雲俱智舍

兄弟書 寄偉恭書 與侯廣成書 答夏啟霖書

答侯記原書 與柴集勳書 與龔智淵書 與

馬巽甫書 答王研存書 與龔智淵書 與侯廣

成書 與龔智淵書 又

陶菴集卷第四

啟書

上房師王登水先生啟

伏念某海壖賤士林艸鄙生抗高標於媚學之場彈古調於無人之野書忘寢食思起班揚賈董而與遊學論精微將求濂洛關閩所未發至若帖經墨義既爲繪句絺章風變永嘉力追正始功非武事高語廓清坐是浮沈鄉校者廿年因之蹭蹬棘闈者五舉雖年未臻於強仕人方濫數爲時髦顧名已宿於文場已亦自疑其晚晚不謂雕蟲末技薦諸冰雪聰明叨居摸索之中得騁風雲之氣茲益恭遇老師臺下誠能體國公以生明龔黃高漢吏之稱燕許擅玉堂之筆方且五雀六燕平操人物之權衡遂令纖利小材盡入文章之淵府蕭然飢餓荷此甄收感乃銘心謝

附錄卷四
宜重繭然而齋糧千里方嗟趙壹之空囊借計公車復迫
郗詵之獻賦是敢敬修牋記參承之禮用以稍紓高山仰
止之誠雖其迹涉踴涼似永叔之不登階序或者心存永
久如任安之獨在門闌謹瀝下情以塵清覽有違此語是
負師恩

答歸恆軒書

相隔經年實以人事牽率心迹乖互知有道者不我棄也
承示近著并見教以兩先達之言一宗秦漢一學太僕且
欲取決於燿燿於此事所謂力不足者雖其鑽窺之久卜
度之艱亦差自謂有見然方思取決於仁兄而未得況敢
決仁兄乎又況敢決兩先達之言乎唯下問諄切不敢不
有以置對夫謂文必宗漢學昌黎已非其至者宋以下姑
置之此說非也夫漢人文章如遷固之史賈誼仲舒劉向

之奏疏七制之君之詔令其雄健飄忽醇深溫粹固已極
語言之妙而宜爲學者之準則矣然而近代空同大復歷
下弇州之宗漢也得其皮毛唐宋諸公之宗漢也得其神
髓得皮毛者似之而不似也優孟之學叔敖也得神髓者
不必似之而似也九方皋之相馬也試取遷固諸人文字
讀之又從而深思其意然後知昌黎所謂師其意不師其
辭與所謂古人爲文本自得者真超然獨見之言矣然後
知昌黎以下諸公之善於宗漢矣若夫何李諸公之宗漢
徒擲其成文章絺而句繪之天吳紫鳳顛倒裋褐而顧自
詫其機杼之工真不滿識者之一笑也今欲闢去昌黎及
宋以下諸公而直言宗漢其說不爲不高然不免陰翼空
同大復諸公而反操入室之戈以向漢人也且學漢人之
文譬如學孔子今生孔子之後而學孔子其能不由師傅

一蹴而徑至乎抑必如孟子之私淑諸人乎如不免私淑諸人則昌黎以下諸公固吾所私淑之以學漢者矣又有說焉以唐宋諸公爲學漢猶淺言之也漢人之文從六藝出唐宋諸公之文亦從六藝出以唐宋爲學漢者直謂得其氣脈以行文爾若其議論之高持擇之精庸有遠出於漢人之上者漢人間或有疵如孔門之有樊須宰我唐宋人間出於漢人之上如後世之有濂溪明道使濂溪明道與樊須宰我之徒差肩而立不問知其優劣所在矣夫漢人之文與唐宋之文旣同出於六藝則不學六藝又烏可以學漢哉此說旣明則近學太僕之言誠非卑論也蓋太僕之學韓歐猶韓歐之學西漢皆所謂師其意不師其辭者也皆所謂自得者也由漢以後有唐宋諸公由唐宋以後有國初方宋諸公國初諸公旣沒當刪去何李王李之

文而直接以荆川震川諸公欲觀海者必派江湖欲登岸者必由津筏此不易之論也放言至此恐爲外人所訶怒李仁兄一覽卽焚去之所示諸作筆高而味長尤善反覆婉折以極其論眞善學歐陽者謹據愚見以得失鑄注簡首以復承委詩序因耀近日好靜坐深思不敢妄作欲姑徐之而後發屬計借忙迫未果然終不敢自外也又承許見贈小序李卽爲之而於大鴻處見寄李甚李甚

答柴集勳書

大鴻處得長箋勗我望我比於九鼎大呂之賜然所謂廬陵云云者弟何人斯而敢爲役抑可謂有其志矣惟仁兄篤實輝光之學醇深雅健之才博取而精出厚積而遲發其於古人固當掉鞅而出其壽也涓耀學業蕪淺不足爲知己道顧吾家涪翁有云治經欲鈎其深觀史欲馳會其

附錄卷四
事理經史二物真學者之左右手也然不治經而欲觀史
譬之持無星之秤不足以衡物不養其心氣以求合於道
而欲治經譬藝無根之花生氣盡則萎矣日來端居靜思
以求所謂養心治經者而未有得也仁兄其有以教我乎

答張子灝書

尊稟共選四十餘首可謂過刻然此事亦不容不刻也所
選皆的的清妙然弟意授梓且緩古人著述多至晚年乃
定蓋中歲所爲或風格未成波瀾欠老皆它日遺恨弟望
兄爲不朽之業遲之深之將來火候至足自當泚筆懲悞
今則姑徐徐云巨荆川集送到此老是歐曾嫡派集中諸
傑作如讀春秋周襄敏公傳敘廣右戰功不能指其何字
何句是古而逼真古人惜其得意處流入近時道學一路
然談理亦多發明詩則必不可法文可談理詩不專談理

也弟亦未曾細看一過不過信手所到標出數處亦見其
意思所在而已俟他日覆觀之或更有所窺也

答金孝章書

胸中有孝章者十年而未得謀面忽於棘試中間聲相就
作合甚奇此亦吾輩異日一段佳話也弟濩落既久不復
嗟歎偉抱如吾孝章而猶然迴翻文章尚有價乎鱗長來
做邑兩拜手翰初次以鱗長暫歸匆匆不及裁報先後得
讀包將軍傳及太夫人志略一表孤忠一揚聖善此卽孝
章之出師表陳情疏也忠孝大節略見於此矣如命僭爲
太夫人哀辭及包將軍楚辭各一章書素冊呈正意滿口
重辭不得流惟輒事教之亾友閔裴村一生苦吟窮死艸
間良可哀痛聞其閩中素能攻苦會淡一子亦漸長差可
慰意也弟已收得其遺稟稍次弟之開歲卽當授梓尙欲

附錄卷四
四
細商之於左右巨渠存日每道孝章不去口實而孝章可謂古道復形矣鱗長旅況落落幾成薦福碑弟與同人言及輒歎每舉青蓮詩中空手無壯士窮居使人低二語不勝慷喟宋史一事大有功於學者弟意更欲刪去其不必存之傳而於必存之傳不妨字句稍詳管人謂校書如落葉埽而愈有則知勒成一書尤難尤難也

上房師王登水先生書

某蹇淺下材自十有七歲而入膠庠今二十有一年矣生平厭薄陳言獨好泛觀古人之書蓋嘗求義理於六藝求事跡於二十一史求萬物之情狀於騷賦詩歌求載道之器於漢唐宋數十家之文章編刻規撫涵揉櫟括放而之於詩若文之間有一言之合道一篇之追古則欣然以喜至於忘食若今之制舉業固未嘗屑屑以求工然亦以爲

釋聖經尊王制無所苟而已矣近則深惟臧氏三不朽之旨嘗謂古之立言傳世者非其有得於心則莫能爲也夫既有得於心矣雖有言可也如遷固荀揚韓歐之屬是也夫既有得於心而有言者矣雖無言可也如鄙宗之叔度是也某之所見如此則視俗學彌不足好比來歛華踐實玩思性理將求所以悟明其心而剛大其氣以庶幾於古之因文見道者尋繹久之亦復超然有見於文字語言之外始知近代河東餘干新會姚江諸君子之理學門庭或殊而歸趨則一世儒舍性命而談事功舍事功而談文章是以事功日陋文章日卑而詖淫邪遁之害浸尋及於政事而不可救蓋天下之狂攘數十年於茲矣某也粗有識知上受罔極之恩於孔孟其敢貿貿焉以文人自居以富貴利達之學術自陷也哉重念有親在堂不敢絕意進取

是以壽此雖經屢別今年復隨眾入闈屬有天幸得出於
輒事之門下恭惟輒事慈祥溫惠之風清剛廉潔之守仁
思義色洽被遠邇精鑒妙裁出於誠一闈中所得率多奇
傑卓詭之士而某也誤廁其閒雖其才不及韓愈蘇軾萬
分之一而輒事固今之陸宣公歐陽永叔也世有出於宣
公永叔之門而不竭蹶奔走叩首函丈者與唯是榜放後
卽入南都台旌已還青陽是時督學有親供之召雷江陰
者旬日家閒復苦京報人乞索無厭乃歸家凶貨以遣之
而某窶貧人也計偕在卽束裝愈難因思輒事所以甄收
某者固將望其有所樹立不必責以區區之一見是以不
揆狂斐輒敢自述其爲學爲文之本末與其所以不得至
壽之故熏沐拜書仰塵清覽伏惟輒事憫其至誠也教且
誨焉而不督其罪戾幸甚幸甚

答侯雲俱智舍兄弟書

審知習靜鈴齋讀書學道之味與時俱深欣羨欣羨僕一
春多爲酬應所牽袞袞過日因而動靜兩概亦多乖張每
思古人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譬諸農皇之嘗
藥一遇毒螫不復再嘗今則明知其爲腦子野葛而姑致
牙頰間者多矣豈不可歎哉業已誓心刻骨不徹不已其
下手處全在刻刻照顧主人公而已不患念起唯患覺遲
此八字訣也若工夫未到自然謾云休去歇去正是服食
中之腦子野葛也何如何如五月中與眉聲攜數十卷至
陳園屏迹不與人接未幾間人月會試之旨未免隨眾一
行此實萬萬非本懷而有不得不往之勢陶公所云一形
似有制素衿不可易者我之謂矣僕嘗語人云身無濟世
安民之才亦無全軀保妻子之志世事如此當養晦十年

至舍我其誰而後出此宿志也今乃似馳馬入京應不求
間達科者心迹之間大可憫笑也行期在月之九日爾後
當有數月之隔音郵諒不數數肯承訊及詩劄已寫至鄭
風大約漢宋兩造而已意微加讞波焉今攜置行膝中有
暇輒讀之未能寄往以雲俱智舍精解懸悟不須以此對
同也近者翼王亦事此學視僕尤詳悉想所欲聞諸唯爲
道自力勉旃勉旃

寄偉恭書

日夜盼家信唯得七月中一書心懸旌如也知弟瘡疾此
不足爲苦想當旋復矣間學臺歲試在九月中名次肯後
不知何如然此直呼盧耳大得失不足介意況小者乎吾
廷試臚傳時見鼎甲三君先上不得與者皆嘖嘖稱歎以
爲登仙甚者至閉目搖頭不欲觀蓋羨之之極也吾此時

歎息無限咎人謂狀元三年一箇何足多慕此至言也天
地閒自有數千年一箇者數百年一箇者數十年一箇者
今人必不冒爲數千年一箇的人而必欲爲三年一箇的
人已是可笑況數月一箇又何足言乎我近來意味甚雜
皆因終日塵中打滾自然多走失處又胸中橫著一箇矜
字眼見他人品骨不如我議論不如我意思識見皆不如
我便不免有輕蔑時俗之意坐此學力不進然在寵辱場
中壁立如鐵則中庸所謂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吾自
信無憾推而言之天下國家可均也唯中庸不可能則過
此以往并心一向猶冀天不絕我聖人不棄我我終有一
立腳去處不徒然而已弟勿憂我爲俗人所牽俗念所染
但我當自憂處正多巨客中無可與語時時仰屋而歎買
得唐詩數冊小鑑一部誦詩至精微入妙處讀史至得失

分際處窗虛月白風急天高自歎自嗟自解自會真恨千載上人不從吾遊也目壽諸公赴館選如渴我掩門獨坐既無得理而又懸念吾父吾弟且思管人三喪在淺土便汲汲求人以葬今吾家二喪未舉爲人子孫者亦安得曠年於外乎兵寇交訌倏忽不常今趁道路略通時且歸料理一番如可終不謁選竟作隱局否則打疊身子乾淨然後入世鼠肝蟲臂隨所賦予可也不知此念是否大約出月初十壽後可以戒行至遲則臘月二十後必到家矣半月中唯有召對一著爲意外羈留之計恐亦未必然矣世閒事真不可做十分勘破可做者只有己分內事勉之勉之致意同好諸君厚積德而深養晦乃今日事也

與侯廣成書

碑文謹嚴雄整如程不識李光弼之兵後半爲太史公點
晴則九千年來未經拈破者不敢妄污佳稟軌述所見以復偶見呂后紀中襄平侯紀通索隱以爲信子查史漢諸侯年表皆云紀成子則信不侯無疑矣

答夏啟霖書

弟日來病痛乃是於人倫物則上有透不過處發念雖真且正而求通不已遂成心病如值牆壁者然其弊與膠滯聲色貨利者異趣而同歸信乎無真則妄不立真者妄之媒也唯思善不思惡乃做工夫入手處思善未誠流而爲惡故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自今晨懺悔壽過矢不復犯輔仁之益實資至友唯時賜錫劄使其不淪於惡幸之幸也所參庸義大段精詣自半部以後尤有風行雷動之氣清心細對則兄之浩氣直養汨汨乎來吁可畏也其中小有商略處或在有意建立而語脈不圓過求深微而閒成

穿鑿然亦百中之一無乖全美且弟隔垣而望尤過無當
唯不敢蓄之於心而不吐故僭注行間或再一示研德可
乎憶昨午晤對時兄謂應試必不望富貴唯順風而呼以
爲行道之地則此意不能無也弟遐思之資今日之科名
以爲行道決無是處化當世莫如公傳來世莫如書此又
不待科名近代陳賸夫胡敬齋之流又何嘗藉科名邪兄
應試自無妨且尊大人意也但勿贅此科名意乃大善耳
殘冬尚有十餘日有便相晤長冀謹言

答侯記原書

四方之事鄉邦之憂紛紛然莫知其竟大抵小急卽以爲
極危小安卽以爲無恙萬方警一槩古今一正貉耳日欲
隱遁而終苦無法壽與德符言欲寄迹浮遊益無聊之思
究竟不是了局奈何奈何承吾賢至情今小得擺撥便急

急以來特未能約日也村居日長作何工夫以消永晝出
世經世能并敵一嚮否便中更寄一語爲慰也

與柴集勳書 癸未二月

得第二次翰教爲鄉邦計至深且遠適虞山友人來知虞
山先有此議欲僭鄭兵遠復荆襄近捍神京撫軍及南大
司馬皆以爲不可而淮撫則力任之一面邀請鄭兵一面
拜疏矣乃知英雄所見信乎其略同也

與龔智淵書

春闈榜發我兄又遭擯斥則足之歎賢者不免然我輩不
朽原自有著力處科名得失不足攬高明慮也況時局至
斯弟雖倅邀連捷亦仍袖手無爲俟臚唱應點畢決計束
裝歸里向海濱村落中尋塊乾淨土與二三同志讀書談
道長爲鄉人以沒世而已若使奔走長安趨蹌要路稱爲

某某入幕之賓某某薦舉之客無論素性不耐煩併非平
管切磨厚意也

與馬巽甫書 甲申四月

天崩地坼雖欲爲曲江之哭而不可復得矣痛哉痛哉翁
丈著書論古以遺牢愁此又今日避秦之一法也生嘗謂
壽宋遺民皆在越中故國初諸儒承傳其學爲一代功首
今翁丈獨抱遺經於殘山賸水閒使後世讀書種子不絕
固莫大之功也

答王研存書

南訊已不必言吾輩唯有去城而鄉雖埋名不能而潛身
必可得也果有新縣正必無見理冠昏喪祭以深衣幅巾
行禮終身稱壽進士而已一事不應與州縣相關絕迹忍
餓焉可也弟之愚見如此壽世龔君賓謝疊山及國朝龔

安節先生而在其商略亦不過如此弟與年兄每事相聞
今至大關係處不敢不以真語就正幾日內弟必出城相
見也

與龔智淵書 乙酉六月十六日

今早至南關見我兄區畫謹嚴井井有法所練鄉兵皆俯
首承教當由賢昆季忠憤之氣實有以懾服之也而偷生
敗節之徒輒哂爲螳臂當車自斃身命噫讀孔孟書成仁
取義互期無負斯言而已若輩無知一任誚笑可也

與侯廣成書 六月二十七日

蔡君已去欲從顧浦至白鶴江乃聞黃都督兵爲奸細所
止亦在顧浦中倘黃蔡相遇則遂聯翩而去矣如何如何
城中鄉兵已有解散之意皆爲官兵退故也目壽南翔一
枝已到聞頗勁悍其續到者應有七八百人此則俟壽隊

信去知城中有招延之意而來也頃有從西關入者云人心待此而固若雷之劄營倉橋或東門以待官兵之來亦良著也不知台意以爲何如家嚴云唐君辨曾聞翁丈欲招婁塘兵劄營倉橋今既不見至似不如樂赴者之氣爲可鼓也

與龔智淵書

六月二十九日

松陵消息甚惡舉義諸公盡血肉委地矣銀臺公訂於今晚設祭諒相見不遠當卽在旦夕間與諸公晤於地下也

又七月初二日

聞兵已過太倉漸逼葛隆鎮愁慘之氣城中四起鄉兵鬪然欲蔽北門已有出走者我輩第靜以鎮之可耳此刻將造銀臺公所明晨期與兄握手以畢此生師友相知之誼

陶菴集卷弟四終

順德龍鳳鑣校棗

陶菴集卷四書

知服齋叢書

陶菴集卷第五目錄

傳

少司寇春陽歸公傳 朱君平先生家傳 黃烈婦

傳 經歷公事略 僅乙小傳

祭文

祭龔默思先生文 祭汪無際先生文 祭張子宣

文 祭周巢軒先生文 祭朱敬翁文

哀辭

哀岳侯辭 哀烈士辭 金母徐願人哀辭

陶菴集卷第五

傳

少司寇春陽歸公傳

少司寇歸公名子顧字春陽號貞復蘇州嘉定人其先自唐宣公崇敬與其子憲公登始顯嘉靖中崑山震川先生以文章名天下公其族子也父有陞以至孝間精韜鈴律歷農圃醫卜之學公幼從其父學博涉經史忠孝廉潔出於天性萬厯戊戌進士繇中書舍人遷工科給事中會正陽門樓災公上疏切諫其略曰今天下事之最大而急者無如青宮講學而最可虞者無如章奏不下青宮輟講六年矣中外惶惶輔臣請之不得禮臣請之不得南北臺省諸臣請之亦不得及閹寺出一言利之疏則朝上夕報夕上朝報是不且輕國本而重傷天下之心乎章奏一切寢

閣則是非邪正不復有所別白進退予奪不復有所剗裁
安危緩急不復有所倚仗遂使政體鬱於上仕路鬱於下
財鬱於帑囚鬱於獄此四鬱者非所以滅凶而召和也洪
範曰肅時雨若蒙恆風若漢書五行志曰王者嚮明而治
則火得其性而不爲災火爲鬱攸之神今鬱結成習遠於
肅而近於蒙故旱魃未除炎火繼作陛下何不仰體天心
一日盡舉實政首令皇太子出閣講學亟發一切章奏以
消去天下之鬱如此則何禱不應何災不釀豈不鞏宗社
無疆之福哉王文肅見之歎曰真諫官也時神廟春秋高
福王未之國小人睥睨兩宮閒廷臣持祿養交黨論大起
畿輔宣大山西河南山東吳蜀仍歲水旱國力漸屈公連
上章請飭紀綱以覈實效釋門戶以破嫌疑召致舊臣趙
南星鄒元標等以定國論速完福藩府第起遣之國以一

羣心蠲賑災傷之民以培根本節水衡浮費絕方士冒請
以足國用有曰臣常言天下亂形已成陛下豈以臣言爲
未必驗而不信邪言唯無驗驗則不可爲矣榮夷斂怨之
言驗而周轍不復西黨錮瞻烏之言驗而漢燼不復然范
陽之釁旣作而歎九齡之先見則已晚靖康之難旣發而
繆陳瓘之抗疏則無及人臣甚無樂乎言之一驗而居先
見之明人主亦何苦峻卻過計之言而掇必驗之旣哉上
雅知公嘗題歸佛子三字於御屏蓋京師以公恬澹寡慾
呼爲佛子語徹禁中故也然疏多留中不下論者惜之公
素不樂仕進執政者亦多不喜公故在諫垣九年始陞尙
寶司卿繼遷太僕寺少卿熹宗立遷南京太常寺卿旋轉
南京通政司使此數官皆冷曹名遷而實抑之時璫旣已
萌芽而公亦病且老矣遂上疏乞骸骨歸詔加公刑部侍

郎許致仕公歸而璫既益烈鉤黨徧天下公壽言大略皆
驗會熹廟升遐公間不勝悲慟疾寢劇今天子嗣位改元
強起具冠帶筮易得頤之上九喜曰天子明聖老臣死瞑
目矣遂臥不起踰月卒年七十公嘗侍母沈夫人疾母病
目失明公跪而舐之百餘日夢有人語之曰母病以某日
痊至日雙眸炯然蓋孝感所致也公在朝薦一外吏吏藏
千金白粲中進公公得金大恚亟還其金遂與之絕巡視
節慎庫清姦竇杜私交歲成奏上羨餘四千餘金壽此例
不上羨餘也宦成無屋以居光祿須公之彥以數椽居之
公於是始有屋客至麥飯蔥汁坐論文史充如也或勸公
稍事請託爲子孫地公笑曰吾猶嫠也子欲令我倚市門
邪客慙而退公於書無所不窺爲文章師法震川不爲瑣
繪刻琢之辭而正大溫粹辭達理舉所著詩文集若干卷

工垣奏疏若干卷刪正綱目通鑑二百卷輯天文地理兵
歷卜筮諸書爲備我集一百卷選歷代古文詩爲天絢集
二百卷藏於家

論曰壽史所稱廉吏多矣或務爲名高或齷齪苛謹無術
學若歸公在諫垣時憂國發於至誠所上書援據經術通
達國體直言極諫有賈誼劉向之遺風焉今吾鄉三尺童
子皆知公廉然四方知之者鮮矣若其進於廉者鄉之人
亦不盡知也予故掇其大義著於篇以授其子麟使傳焉

附歸元卿書

舟中偶讀朱平涵史概中敘梃擊一案云以張差爲非
風癲者數十人而先司寇與焉蓋張差梃擊實有主使
其以爲風癲者小人以爲非風癲者君子也此繫先司
寇立朝大節今疏橐中不見或是當時連名上章疏出

他人手未可知然胡澹菴封章亦出他人筆今但知爲澹菴者以其出身任之也此事不可不增入傳中今更推敲一二如左

朱君平先生家傳

友人朱行節兄弟既葬其父君平先生復集比先生之行事以求能爲文辭者而傳之其言曰世之爲人子者莫不欲傳其親顧親不可以飾而傳譬諸繪親之象朝夕事之象與親有豪髮不似卽子之心不安獨於吾親之行有不及者而爲虛美以飾之則是以不似吾親者爲安也垢之述吾親也惟其似之而已予聞而慙之爲掇其大略作朱君平家傳先生名邦治字士偉號君平嘉定之羅溪里人父某生五子先生其次也幼出爲叔父某後敵而好學宿儒沈玉林號爲能抗師法從遊者常數十人先生年十二

爲入室弟子弱冠補學官弟子員往來婁東鹿城梁溪之間一時賢士大夫皆自以爲不及嘗深入七十二峰雪月之夕正襟危坐山中人望而異焉於書博覽強記尤精春秋內外傳莊列馬班諸書解剝脈理分判節度每灑灑爲人道之獨不喜爲章句之學屢試京兆不第意泊如也姚江朱憲副少與先生同學先生弟畜之既貴延致先生於官所嘗誤論一死囚先生適見案牘爲指示失入處憲副大驚立出之先生終不告所出者以故唯舉以戒子弟曰人命至重爾曹他日居官慎不可忽其爲德於陰皆此類也事所後父母本生父母皆竭力孝道葬祭儀節一準朱子家禮遇諸弟有恩見人有急如赴焚溺未嘗以力不足爲辭晚年誤爲邑令所銜欲中以危法拮據無所得乃榜諸衢曰訟朱生者投牒過三日竟不得一牒令慚且悟曰

朱生善士也待之加禮焉卒時年六十七先生爲人莊敬樂易雖盛夏見所狎客未嘗裸袒子弟有逆旨者微示以意悔謝卽止人方之萬石君也

贊曰今世所號爲傳人率指仕宦有聲績及繡其鞶以爲文辭者宜先生之名不出於邑也然史稱黃叔度比於顏子而言論風旨無所傳聞僅取荀淑郭泰諸人相推許之言以爲徵驗而已夫宗族鄉黨兄弟朋友之間孔子之所以取士也若朱生者孔子之所謂士矣哉

黃烈婦傳

黃烈婦殷氏死於天啟改元之年距崇禎甲申廿又三年矣初烈婦之家以婦死逼嫁故諱言其死時事烈婦父母家本農也知哀其女之死而不知表其女之節而烈婦之家及父母家皆在黃浦之東去城邑數舍邑之士大夫莫

知也里之人有知之者又無能出氣力振暴之以是久而不彰會張子錫眉得其內兄黃廷賢所錄烈婦本末視予子聞而悲之烈婦嫁黃龍生一子三女子先死歲餘龍亦死烈婦號哭晝夜不輟聲請於舅姑願立後守節舅姑疑其僞也弗聽里人間烈婦賢爭欲取之有強委禽者夫家許之烈婦固請守節百方終不聽乃跪謂其姑曰新婦不得已將再嫁幸延吾母及鄒氏姑爲別鄒氏姑者龍之母黨龍幼育於鄒烈婦其所聘娶也姑許諾爲延烈婦之母與鄒氏姑至烈婦具酒會敬進且拜且泣曰諸大人良會自愛長與膝下辭矣卽行哭入房爲改服狀久之不出既而磔磔有聲則持刀自刎死矣錫眉曰吾少時往來黃浦上頗聞烈婦死狀蓋頸裂向後若狼顧者由其用刀時惟恐不殊創巨故也又曰廷賢得其事於陸生文濟陸生者

館於烈婦家爲童子師每言烈婦事爲悼歎不置云余怪烈婦農家女非夙奉姆訓知人倫之不可瀆也智以成其謀勇以成其死視刎頸如拔一毛悲夫國家養士三百年一巨賊陷京師君死社稷朝士交臂屈膝從而臣僕焉者麻立於燕齊之疆奉表勸進者比比也彼平日之所讀者何書哉且夫衣賊衣縮賊綬其心猶禽獸也俄而賊敗卽有背城以歸而論者爭滿洗之日是固不得已或曰宜加以官回視閭閻之匹婦志烈卓卓與日月爭光舍是無宜旌表者乃二十年無聞焉何也以殷氏推之則天下之仁人志士行成而名不傳者多矣夫名之傳非烈婦所慮及也獨於理有不當然者吾是以表而出之以遺張子使傳焉

先大父經歷公事略

先大父經歷公諱世能字濟夫爲人忼慨倜儻嗜義若飢渴早孤曾大母老無以爲養乃應里中推擇爲掾史適他吏舍災田賦戶口之籍皆燼於法失火者當死其人見公長者卽向公搏頰涕泣曰縣尹素奇公才今詭云火從公發爲我承之必無事而某得以公庇免此身公之身也公憐而許之縣尹不得已卽坐公死公懼已諾之又不忍悔聊以事問日者日者卦之起賀曰公免一人於死此陰德也不惟無罪自此當得官旣而上官疑其事而釋之以掾史歷三攷赴京陞陝西平涼衛經歷時西虜犯虎山溝兵巡董國光檄指揮李實禦之以公參軍事公與李悉力捍禦三晝夜虜不得入而退時萬厯二十七年也其明年西安府靈臺縣賊殺傷官兵聚眾滿萬董公率大軍至涇州公時在軍自請奔行覘賊虛實董公以數百騎授之公辭

日偵賊不宜人多人多則賊必以我爲挑戰遇輒迎鬪
必死今我以數人往易爲壽卻賊亦不以偵騎虞我乃可
得其情還報董公拊髀歎曰經歷知兵吾不及也公往詢
土人乃盡得賊要領以歸發兵擊之賊遂破散其倉卒應
變多此類董公以公爲才常委署崇信縣事縣民獷悍難
治多逋糧公視事六月賦足而事辦又委署安定監二年
革去浮費八百餘兩皆壽吏以入私橐者或謾語公曰今
仕宦由科目進雖污墨猶能通顯由雜流進雖清廉卒得
廢銅公自視豈當至台鼎邪何自苦乃爾公笑曰吾欲行
意耳其他吾不知也嘗有宗室數百人撼司道門大罵司
道屏息不敢出公亟白韓王捕爲首者鎖之宗室怒曰老
黃辱我伺其出必眾擊之或勸公宜用衛軍自防公曰是
激變也肩輿行自若在官七年宗室終不能有加於公及

罷官有出餞數十里外者曰老黃好官壽事乃吾屬過耳
平涼民愛公及其去也爭欲買田宅畱公居之公不可乃
已先是平涼府推官楊某者伎忍人也常欲坐一人以重
辟公召視其人年僅二十許其坐罪以壽十年事而所坐
罪非童子能作公乃力白其非辜楊某知其不可奪卽縱
遣之且陽謝曰賴公得不枉法旣而陰中公以不謹罷之
都御史顧公其志怒曰經歷廉直吏也今乃爲酷吏所中
卽劾罷楊某公未離平涼而楊已失官矣以經歷持正抗
司理司理能罷其官而不能以非罪殺一人而都御史以
經歷失職之故至并擊去司理皆近世所無有也歸家貧
甚得郭西田一頃耕之暇則追逐里社黃雞白酒相娛樂
凡數年而卒得年六十有四公好陰行善不以語人嘉定
議折漕公具民疏有勞終不自言又常於涇陽逆旅得遺

金二百餘錠物色其主還之不告姓名而去其用意與俗異如此孫男淳耀曰先大父臨財廉見義勇不卑小官所至能行古人之事使生當正嘉以壽所樹立如徐晞況鍾豈足道哉吏道雜而資格拘所蘊蓄百不施一白首歸田與庸眾人無異亦足悲也夫爲人子孫而匿其祖先之美不以告於人與人飾虛美以誣其祖先者罪等也用敢節錄先大父事實如左以求世之仁人君子奮筆書焉

僮乙小傳

吾生四歲時有人攜一童子售我家爲僕髮鬚髻覆額其狀穉駭無識知吾家以千錢鬻之問其名曰乙問其姓曰張問其年曰不知也與之錢令記其數自五六以下則能知至七八以外輒睜眙不知所措雖百方教之終不省家嘗以餅餠豚蹄置一橐中令乙持至數里外餽親串家道

遇一舟載巨石以行挽舟者素識乙且知其駭也佯爲好語語乙曰若安往乙告之故挽舟者曰若持橐良苦曷不置吾舟而徒手行乙曰甚善遂舉橐置其舟中行不數步挽舟者曰若安能無故以橐置吾舟宜助吾挽舟乙曰諾卽爲負緯挽舟十數里甚力過所遣親串家不止又行數里舟已泊挽舟者始遣乙去辭謝良久乃行其愚無知爲人所狎弄皆此類也每至街衢則數童子呼噪逐之撓挑觸擊務得其怒以爲笑樂或戲呼之曰仙人蓋以世所稱仙人或佯狂遊戲人間故以爲謾云久之仙人之名徧國中乙亦自喜曰吾仙人也然其蹟頗異嘗爲獬犬所齧自以意取井苔傅翊處立瘡同時爲犬齧者作狗嗥死又嘗梯上岑樓忽失足自樓上倒墜樓下首如杵投曰血溷灘被面氣絕久之忽躍起取水洗面復操作如故問其所苦

不覺也生不知女色或戲問之若欲得妻乎乙笑曰吾手持一把秤不識銖兩用妻何爲每入市買物必預擇去錢之濫惡者曰柰何以惡錢市人物及得物歸良楛相雜責令易之終不可得家人卒無如何久之市人知其愿亦不復與惡物故乙所市物視他僕反贏焉予嘗結夏課患客剝啄使乙司闢夙誠曰客索我必告以他出乙應曰諾客至則笑而不言客測知其故佯謂之曰若主人令若謝他客獨不令謝我亟入白若主乙如客言走入白予叱曰吾向與若言謂何乙曰果爾是誑客也我終不能誑予不得已出見客各道所以相與大笑乙嘗拾遺金若干輒而號於市曰誰失金者亟從我取去黠者給之曰此固吾金也乙卽隨手與金不復問得金者反不自慊以數十錢勞之乙大喜誇於人曰使吾不還金安得此錢也偶於演武場

西負一尸置城鋪以稻草擁之不時而甦其人問姓名不答而歸乙死時尚不冠髮亦有數莖白者終不知其年先是鄰之僕者多使乙乙皆爲盡力或使乙貰物未酬市價死之壽一日亟從鄰人索價酬所貰主越明日死矣生時有一篋扁鑄甚固至是發視之空無所有莫知其意云何也江夏生日吾嘗讀道家言謂至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爇竊疑其言不經及觀乙事始釋也乙非果得道者特以其氣蔽而愚其遇物也格而不入故物莫能戕焉又況於人貌而天遊者哉與吾遊者多識乙乙死數年猶思之每責予爲傳因記其略以釋夫思乙者之意焉

祭文

祭龔默思先生文

惟管先生掌教吾邑我方結童雁鶩是執有來鵠袍旅進

而指先生試之有甲有乙顧此骹骸歎爲奇逸日汝他年
飛騰可必速令羈翔無使喫蹶我時受教汗出如漿自慙
薄劣斯豈敢當既退而思亦以自慶我非黃童師實水鏡
江右張公適爲司李見予帖經首用嗟美先生顧予言差
驗矣是時衙齋清閤如水兩郎熊能亦有憚子蘭芽玉茁
文藻紛詭遂蒙提攜言借諸彥握槩懷鉛合豪嘯視款奧
開通精微貫串秋實互垂春霞爭絢是唯先生提策以然
教誨飲會蓋兩有焉泰山嶙嶙河水瀰瀰我於先生以管
窺之臨事能決守成不回棟梁天骨英雄傑魁下及詩章
與其翰墨元白笙簧蘇黃羽翮鼎也柱車器博用淺別駕
治中驥足詎展憶答元冬江空日短一別舟中清塵遂斷
側聞歸田辛壬之際又幾何時奄忽卽世隔越在遠日月
不聞匍匐斯後我心則殷嗚呼人無賢愚所重師友我雖

不才知己敢負聞訃之時方哭我母心死魂傷慶弔何有
既當服闋又歷春冬閒關人事灑涕無從茲借吾友駕言
南驚道指西州一哭而去明訓在耳明義在心服以悠久
猶恐弗任蕭蕭總幃沈沈泉扃何以寫誠金石青熒嗚呼
尙響

祭汪無際先生文代

嗚呼先生其有罪於天邪大圭不琢虛舟廓然唯忠與孝
道周性全吾知其無罪於天也其有罪於人邪目營四海
家乏一困郎潛白首朝夕恪勤吾知其無罪於人也然而
天之於先生也予之以虛名繫之以敬地既不得迴翔於
館閣之間又降之以大戾人之於先生也祿之不盡其材
使之不程其器一朝註誤浸尋至於不諱反覆思之宜若
有罪也然吾觀今之君子處而得志於鄉出而膺仕於朝

乘堅齒肥紫綬垂腰名田廣千畝華屋刺雲霄若而人者
皆貪殘冒沒左攫右剽息偃在牀而以其官爲傳舍善事
左右而蔑國典如弁髦求之先生無一於是焉則豈先生
之高風偉節篤行貞操乃即可指之爲罪而其罪至於莫
逃者哉吾聞天道有時而不信人事有時而失常曾參無
殺人之實而慈母以流言下堂盜跖有人肝之樂而夷齊
以窮餓死亾龔生沒而老人失涕楊公逝而大鳥悲傷自
古及今蓋亦多矣今天子本降生全之賜而先生自罹霜
露之殃又何尤乎眾口何憾乎蒼蒼嗚呼哀哉朝章國論
誰與謀之老成典型誰與留之鄉邦彫敝誰與憂之丹旆
一行漆棺萬里巫咸不存汗青莫紀彼其間計而驚撫柩
而哭者計必爲胡越之人與狂易之子若某等通家世好
重以嫻連則其深悲極痛又不盡於一哭而已嗚呼哀哉

尙饗

祭張子宣文

嗚呼惟天生民鼎鼎百年中道夭折有愚有賢以子之賢
家寶國琛與愚同盡孰不霑襟憶昨戊寅月惟春首子將
遠行子執我手送之吳山梅花盛開鬚眉冰雪巾履瓊瑰
子旻濟勝如龜斯勇挾我昇峰我倦而恐十日之飲我舟
遂西背春徂夏把劍歸兮君云二豎入我腸胃酒湛空觴
食不甘味我察子顏其瘦如琢心竊憂之復恐子覺子有
難弟向子亦云勉其服餌懇懇勤勤及今首春子恙加劇
我雖杜門遣訊絡繹疇昔之夜子入我夢曰病已痊我喜
色動旣覺而疑厥祥何與歛報子計夢乃反諸嗚呼哀哉
昨歲此時子何壯也今甫一期遂成亾者子之送子天涯
不遠我今送子曷日而返念子才氣百夫之雄廉悍銳發

驚鵲試風思子肝膽立談可竭疏明豁達裂竹見節擾擾
鬼錄登者苦多使此人死天道云何伊子寡交去皮存真
弱冠締結不過數人數人之中已喪其五閱年倍予陶勇
過我五人之中三出君門日衍日容皆君弟昆哀哀十年
匍匐不暇高才凌替短褐長夜子弟畜我我兄事子以弟
哭兄有慟無已魂兮歸來爾我一觴歷以清淚繼此椒漿

祭周巢軒先生文

崇禎十七皇運中否巨盜一呼秦晉風靡京師淪陷廟社
崩圯或臣僕生或纍囚死駘駘籍籍趨向一軌誰與殉節
我師周公歸書片紙一何從容訣父與母引責在躬訣其
二弟唯氣之同載訣嗣人貽孝與忠衍衍陽陽雉經以終
嗚呼哀哉公沒未幾天旋日揭龍興於南光復舊物褒表
忠節剗刮逆孽帝曰有臣汝忠汝烈贈官易名顯融昭晰

旅櫬之歸適自燕都僕守不去神護以趨曲蓋犀軒樸馬
素車觀者塞路感歎欷歔滄也薄劣出公門下知己感恩
如生我者憶試南宮榻放之後奮袖而譚公喜領首課我
詩章吟諷在口命我言志期樹不朽翺拂陶埏如器在手
我謝館試公容蹙然謂子歸矣我亦將旋奉親板輿課子
韋編深之密之水涘山巔拜別金門冬春冉冉奉書不達
端居多感大變鼎來天崩地撼龍髯莫攀紙鳶空颺反覆
思公義必自裁翺紙爲位北向告哀居無幾何果得凶問
我能信公如公自信公之爲人道絕淄磷崩山在痔目不
轉瞬觀公立朝甯淡自將廿年清貫皎如冰霜觀公嗜學
無閒飲會抱一無愧處三不惑孔孟有言成仁取義積厚
養完非襲所致進公鈞軸治世而平退公山林風高以清
不究其施不遂其情身是以心忠是以成嗚呼哀哉下馬

有陵招魂無路匍匐後期我實淹臥萬憤填膺偶未僵仆
庶勗將來公步亦步西州何在會稽山陰山川紆委雲物
飛沈愴怳幽默想象形音爲風爲霆爲露爲霖元氣上狝
鈞天下臨滌除人疴迴幹氛祲天下再平如公素心然乎
不然長慟江潯嗚呼哀哉尙饗

祭朱敬翁文

於戲人有近古所罕聞而顧見之於末世行有學校所難
得而反觀之於市廛此在浮薄之夫往往以耳愈而以皮
相而唯通識之士則深服其處順之蹟然是以當其生也
如清濟之辨於泥涇而流品有所不能混當其沒也如應
龍之遊於元冥而響象有所不能傳蓋油油與偕而其人
遠矣泯泯以盡則悲悼生焉如吾敬翁者人貌天遊德周
性全大圭不琢虛舟廓然其處於家也秉孝友睦嫻之行

其偶於眾也無是非同異之愆輕千金之投而所惜者安
語守一畝之宅而所耕者心田無王彥方之高名而德有
同於遺布無趙清獻之貴仕而行則可以告天是以閭里
歸誠市不二價子弟式化教有三遷長君則啟聲踐實而
庸德庸言無忝於古史之所書獨行次君則積學工文而
眞材眞品有過於今世之所稱大賢若此者因翁遺訓之
義方而可以卜諸子之昌後因諸子色養之盡善而可以
占翁之永年不謂一病不瘥至於沈縣加翁之身者曾不
及半通與一命羞翁之壽者曾不及五鼎與百籩雖道義
相期者迥有判於世俗而傷哉貧也能不爲之雷連某等
情同世講誼比忘年其聆翁之話言撰翁之杖履雖或以
交於次君之故而景仰愛慕則固已在乎其先比者聞翁
有疾冀其能痊每因次君而刺探起居以爲之加損一飯

陶菴集卷五
豈知匍匐相救者雖百身以贖而莫能得其稍延唯是勉
翁之嗣人使克有立紀翁之遺事使或有傳一觴為訣告
此几筵嗚呼哀哉尚饗

哀岳侯辭

竊獨悲夫趙宋之不造兮愍岳侯之精忠死而無罪兮慨
又及宗何皇天之不純命兮棄中原為戎士君乃進而指
寇兮退自戕其心膂嗟侯烈烈兮義重於生紉壯武而為
佩兮編孤憤以為膺陳兵襄漢兮進規伊洛逆豫待擒兮
金源可蹙叶方寢閣之受命兮謂中興其可圖鰲戴山而
抃舞兮誠不量其區區臨兩河以礪劍兮斷太行以援枹
遭醜虜之奔走兮夜恐失其頭顱當金牌之奉召兮固知
其鄣叶也思矯命之為利兮顧臣節其尤重也管穰苴
之專戮兮憑君命以威眾也若亞夫之在軍兮雖帝至而

回轡也今不可同於往事兮身廢而不用也

將任軍君命有所不受蓋

指軍中之生殺進退如穰苴戮莊賈亞夫堅壁不救梁是也若將之用舍則制於君矣樂毅之受代是也廉頗李牧代之不受覆又被之以偽名兮實敷天之痛也血碧而周
替兮收首刎而趙亡蹇夫子之溘死兮逢思陵之任攘已
矣乎檜既懦而賣國兮浚又勇而忌賢彼桓桓之斬王兮
聲喑啞而失宣無鄂侯之諫諍兮視梅伯之焚煎致偏安
之悠悠兮斷潮汐而忽焉鬱松柏於專祠兮泣冬青於廢
田

哀烈士辭 有序

崇禎乙亥賊起秦楚轉掠廬州鳳陽之間攻下城邑火及
陵寢南畿大震包將軍文達奉撫軍檄偕統兵官四人進
援安慶兵械草草人無鬪志將軍知戰必敗欲持重以待
賊疲而軍中為間諜所誘謂賊且四散速進可收其貨寶

婦女他將咸笑將軍爲怯以逗撓責之將軍不得已亦進戰伏兵發官軍鳥獸散或勸將軍跳身遁將軍按劍叱之矢盡援絕遂力戰以死將軍字行甫其先江夏人以死事世襲爲蘇州衛指揮同知遂家於吳云黃子曰將軍之死非死於賊也死於他將之牽制也夫將軍未戰而先見敗徵可謂知兵矣使專制而往未必不能滅賊也間將軍事親孝居職勤慷慨固其天性非乾沒一戰而誤得死節名者之比也友人金孝章傳將軍事甚悉予本孝章意作哀烈士辭一章志悼惜焉辭曰

嗟夫子之耿著兮竦長劍於戎行承乃祖之豐烈兮遭慷慨而自叩流民橫潰兮中土旣攘赫赫簡書兮肅我斧斨我豈絕裾之人兮訣老母而自傷豺狼衙衙兮驅之以市人風塵瀕洞兮天地不仁處飛狻於櫺檻兮雖捷巧其胡

以陳望陵樹之蕭慘兮誠何有乎吾身覽三軍之變態兮抑又重夫持牢遷逡巡以雁行兮徒眾口之囂囂咎許歷之進諫兮遇馬服而采焉鬱周處之文武兮徒見嗤於萬年殷清血於左輪兮貫白刃於右拳遂摺頤折頸而畢命兮餘怒氣之勃然夫豈危死之可懷兮知予生之陷滯也日棄甲而遄復兮雖壽考其足愧也乘元氣以上邳兮履欃槍以爲綦扈千騎之容容兮逢厲鬼而捐之彼倭倭者如瞽之無相兮今皆在乎軍中吾欲使夫子擊賊兮想魂魄於鬼雄

金母徐頤人哀辭

徐頤人者友人金孝章母也予讀孝章所撰家乘序其童年疾病母氏推燥居溼長而讀書結友母爲脫簪治具輒掩卷不忍竟讀云若其居京師失火母倉卒自免又能全

其賞喪比舍有仙媪事母能決其爲歿孝章有所交母能
陰察其人之賢否此三事皆犖犖大者母之仁智有餘矣
母之沒也孝章尙未遊鄉校今猶以奇文高行浮沈諸生
閒雖遇不遇無足道者而揆諸人子之心則可悲也予與
孝章交未及拜母知母之賢遂爲詞以申其哀焉辭曰惟
古賢母昭管彤兮才行高秀女憲崇兮鹿車布裳能固窮
兮翾髮還鮮名顯融兮激而爲奇曰禮宗兮有如宅平德
則庸兮懿哉頤人蹈厥中兮綦縞樂貧織紝工兮親執家
苦必敬恭兮陽春玉冰林下風兮知幽察明大義通兮滄
雷忽震不失容兮日有賢子教必躬兮以慈佐嚴勗孝忠
兮春暉西傾卽幽宮兮孝子枯居心慄慄兮渺予思之清
淚從兮小人繫桑古我同兮各敬爾儀勵筠松兮音容耿
然豈其惜兮天崩地坼此怨終兮

陶菴集卷第五終

順德龍鳳鑣校采

陶菴集卷第六目錄

雜著

頑山賦 擬管幼安責華歆書 擬漢昭烈皇帝伐

孫權告廟文 紀信贊 國初羣雄贊 高叔英象

贊 書李貞孝傳後 題李龍眠畫幀 題楊青之

畫冊 請參政張公祀鄉賢狀 左翁號說 上谷

五子新撰評詞 孔子廟置卒史碑跋補

陶菴集卷第六

雜著

頑山賦

黃子遊豫章見水次有山塊然生黝然黑骨然立
 草木泥土一不得附麗焉徵其名於土人皆不能
 答黃子曰噫此頑山也放於寂寞之濱不能出雲
 雨見怪物感而作賦且責且譽焉

茫茫太始厥初生山下根坤軸上薄元閒擢草木而為髮
 涌金銀而發顏含陽吐霧祇包鬼關三浮瀛海五鎮人寰
 鳥飛翻兮不極猿狡黠兮難攀峰復峰兮峯律澗又澗兮
 潺湲吾獨怪夫南斗元精西江洪秀割為此山肖形惟陋
 榮脈不分首脊相督側瞰無林平觀失岫合類釜鬻分俸
 釘鉅靈艸避而不生秀霞舉而莫就巨靈擘之不能離始

皇鞭之不能走吾得諡之日頑異古初之所授有如鼇岫
春過蓮崖雨徧樹合疑屏花開似面樵客往而路迷羽人
來而目眩時唯此山頽然不變如彼朱門繁華相扇季路
原思不離貧賤又若凜秋勁冬千山其空桂枝葱蒨松蓋
寥籠霰雪加而如怒瀑泉激而生風時唯此山詘然窮窮
如彼亂世干戈相雄黃公綺季保其童蒙至若兩孤奇絕
廬岳怪偉翠撲雲端繡鋪谷裏遠喻連衡近同壓壘千巖
仰之若附庸萬獻奔之若兒子嗟此山之不朝類海國之
負恃彼萬夫之仰觀翳仁者而樂之相陰陽而卜宅奉牲
璧而禱祈非互地而凌轢百國卽觸天而雲雨四陲苟其
頑也類此復奚取於山爲若夫劫火揚灰洪流滅木澤竭
伊洛之源鐘響銅山之谷壞碑沈滄海之濱跛羊上廢臺
之麓則此山之堅完雖一豪而不縮有鋸齒之雕虎暨修

頭之赤精日經營乎窟宅思咀嚼乎含生畏此山之發露
乃歛爾而遐征彼蛟龍之跳波雖奉土而莫爭立此山於
隄岸類此屹然之金城桑沃若而春美黍翼然而秋成合
大氣於丕渾配神功於無名吾不知在天地者幾千萬載
豈夫人之所能輕方丈懸邈石閭杳冥吾將遊六合而遄
返求至道於山英

擬管幼安責華歆書

魏晉閒人稱華子魚甚至使果有破壁取后事則
其去成濟無幾目不應同時如陳元龍後世如張
茂先者皆盛相推服也此事出曹瞞傳傳於魏武
多醜詞因而及歆未必皆實惜無他書辨之者予
故設爲幼安責歆之辭而於弒后事稍爲平反非
憎歆也所以見士君子立身一敗而眾惡皆歸不

可不慎也

甯頓首子魚足下生民不辜大梗殷流足下佐命於新朝鄙人棲竄於海表中間契闊歷數十載既吾閒關西渡偃息州里竊引山木不材之義冀保狐死首邱之願而比年以來徵命屢下又猥被璽書以吾爲光祿勳聞命驚悸魂神飛去比青州長吏宣諭詔旨又盛述足下薦吾於朝欲以自代始知混淆國論汗黯朝聽皆足下之罪也始吾與足下及根矩遊四方之士莫不聞知吾竊視足下居家清潔議論持平以爲足下異日必能明於去就悽悽之誠心合意同然周旋未久知足下意在偶時稍復殊趣矣未幾足下爲馬太傅所辟泣治豫章始聞豫章吏民稱足下爲政清淨不煩心頗躉之然私憂足下無戎旅之才兼值漢業式微橫流已及雄豪虎視跨州連城足下職同剖符轉

側其間交臂於陵肆之徒接蹟於縱橫之儒萬一蹉跌進退失據旣而孫策弄兵足下惶惑失圖遂自稽服乖明哲之旨違匪躬之義慚魯連蹈海之節昧宣尼守死之訓吾於此時彈指扼腕自恨不辜言而中矣然聞天子徵還足下則又私牽左右刻心改圖以逭元責顛趾出否聖籍所美收之桑榆哲王所歎豈意足下猖披至此邪建安十九年吾在遼東客有從許昌來者道足下勒兵入宮事甚悉吾獨明其不然蓋足下雖邂逅迷惑乃心尙畏名義當可不爾也語曰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足下雖無其事不得不受此名譬諸嘗爲胙篋之人忽爲大盜所連引雖非其罪人亦不愜也今大魏受命足下與景興長文之徒攝鬚理髯噓枯吹生談符瑞則以爲化溢於軒皇敘征誅則以爲道高於干戚其如甯者不過海內枯窮之人

巨不審於足下何與而當審其餘生也且夫天下至重而
潁陽有退耕之夫千乘至輕而秦國有舐痔之子何者性
不可易也吾本匹夫狂狷無當世志力加自越海來歸數
履危險衰老頑病年過懸車唯幸四體完具先人之祀不
乏飯鬻足以餬口偃仰足以順性暇則吟詠內書行園圃
於分足矣實不願富貴也今足下乃以己欲富貴便謂人
亦欲之豈不謬哉倘大魏慕明揚之典足下貪薦士之名
敦迫就道如獵狐兔則當伏劔而死以頸血濺安車巨不
能與足下之徒共事也於易一過爲過再爲涉三爲滅項
今足下薦吾者凡兩過過涉矣伏願永圖管者周旋之誼
內省在己蹉跌之失全邱園之餘生赦無用之一老詳思
語默以戒滅項甯再拜

擬漢昭烈皇帝伐孫權告廟文

程篁墩集有此文字子怪其體純用四六似宋以後
文字按三國志所載蜀羣臣上先主爲漢中王表
及先主上獻帝表即帝位告皇天后土文皆爾雅
可誦在三國文中最爲近古篁墩文不類也輒本
其意改爲之云

嗣皇帝臣備敢昭告於太祖高皇帝世祖光武皇帝孝愍
皇帝七廟神靈臣備間夷羿篡夏羲和黨惡仲康誅之夏
道復興今漢室凌遲曹操篡盜厥惡什倍於羿賊臣孫權
竊據江表包藏厥心與操首尾爲逆備以權父堅權兄策
仍世裂土戴履國恩納其信使約爲唇齒赤壁之役備親
董戎旅撲討於操使權得保其疆土克有遺育而權滔天
泯夏恣心極斲日者壽將軍關羽進討國賊圍樊襄陽摧
破七軍功在漏刻權不念同仇之憤不愔君父之難乃陰

遣賊將呂蒙等掎襲我荆土殺戮我戍士臣羽忠壯一節
臨敵致命權方攔然受操偽爵公爲逆賊支黨闕翽王室
普天切齒萬姓同恨備惟皇漢歷世二十有四踐年四百
二十有六大物未改天命尙在今權侵敗王略罔顧天顯
此而不誅社稷將頓格人羣正僉謂曰然臣備謹以章武
元年九月二日親率六軍恭行天罰以丞相諸葛亮輔太
子禪畱守成都以飛騎將軍張飛出閬中虎牙將軍趙雲
出江州建威將軍黃權出江北侍中馬良出武陵五溪諸
蠻罔不率俾將軍向寵等各率所部擐甲以從卽日奮劔
東指水陸竝進賊徒逆黨是伐是殛惟備闇弱否德庶憑
炎精祖宗威靈相助之福所向必克是用告於神靈臣備
臨師不勝戰懼之至

紀信贊

提一七首刼萬乘之君於壇上則其人必死然亦有不死
者將羸卒數千人卒遇強敵數萬進無所援退不及避則
其人亦必死然亦有不死者其不死亦各有道方漢困滎
陽時羽視高帝猶俎上肉巨信乃詐而脫之此復以何道
求不死哉知必死而爲之此信之所以爲真知忠義烈士
夫也當是時陳平夜出女子數千人於東門外楚兵四面
擊之信乘王駕詐爲漢王詐楚漢王因以得跳後世以爲
奇計然微信漢王亦必虜信功非陳平所及贊曰
君臣義薄爾報爾施遇非國士誰能死之漢方東面士集
如雨其遇將軍不過噲伍及圍滎陽智不及謀千金可捐
士惜其頭明明將軍意痛義激命自我有致之則力蕭蕭
神靈沈沈鬼雄唯帝之休我又何功

國初羣雄贊

韓氏發難搖動中州陳王念鬼王昌偽劉日月既出陰精
乃收犀舟欲東載沈載浮 韓林兒

滁陽鵲起交臂羣雄始基王業屢躡阻中室有許負身侔
呂公英靈降升依我沛宮 郭子興

眞逸塵間乘鸞猗突俗面雖優窺天則蹶一羊兩狼不死
如髮殺械既成其亾也忽 徐壽輝

偽漢揚塵假署江濱智慚走魏勇亞阮秦狼夫求勝悵悵
不已始橫當塗終殲左里遺孤銜玉煩我折箠 陳友諒

明氏之興依阻險要繕兵禮士眾頗鳧藻什一取民彼肱
其良通我信使成此畫疆一傳冲齟乃底滅亾 明玉珍

九四糾族烏鈔吳下奉羯名順爲狼心野師無嚴律客不
長者衝軻自天喪其城社 張士誠

慊慊察罕虎步中原擴廓繼之不勝而奔太原挺命胡漠

斂魂運移智惑事去忠存 擴廓

友定落魄起於草菅提戈閩海輸粟燕山乳藥不死輟市
血殷雷憑王旅天殛民頑 陳友定

黃巖貪亂聚兵海岸始獻悃誠繼懷瞞闕東莞知時保境
迎師屈盤豹略婉變龍姿 方國珍何眞

高叔英象贊

峯然而見者高子之骨適蒼穆然而藏者高子之神清泚
壽觀百世者高子之洞曉壬奇捷中秋豪者高子之精能
弓矢若此者舉非高子也必也風光本地描之不成面目
本來畫之不似夫然後謂之高子

書李貞孝傳後

永思嚴先生取古人之奇節懿行與夫大事之俶詭不恆
見者必攷證其年月世代以補輯通鑑之中大約司馬文

正公之所不及載載而未及詳者先生不獨於史才爲優
益表彰遺逸亦其雅好然也常爲李貞孝傳示予曰斯人
亦何讓於古不可以不入列女傳異日子必爲史官其識
之母忽逾年而貞孝之嗣子陳箴言遂以傳紀乞於予嗟
夫貞孝不以情死而能定嗣以承宗祧之重此所以見取
於先生也然貞孝之志操如是使得爲男子而遇今日君
父之難豈不能以一死自全其節哉惟能死而後可以不
死貞孝之謂夫時甲申之陽月也某讀而有感焉特書於
其後

題李龍眠畫幀

李龍眠畫羅漢渡江凡十有八人一角漫滅存十五人有
半及童子三人凡未渡者五人一人值紙壞僅見腰足一
人戴笠攜杖衣袂翩然若將渡而無意者一人凝立遠望

開口自語一人踞左足蹲右足以手奉膝作纏結狀雙履
脫置足旁迴顧微哂一人坐岸上以手踞地伸足入水如
測淺深者方渡者九人一人以手揭衣一人左手策杖目
皆下視口吐不合一人脫衣雙手奉之而承以首一人岸
其杖迴首視奉衣者兩童子首髮鬚髻共昇一人以渡所
昇者長眉覆頰面怪偉如秋潭老蛟一人仰面視長眉者
一人貌亦老蒼偃僂策杖去岸無幾若牽其將至者一人
附童子背童子瞪目閉口以手反負之若重不能勝者一
人貌老過於偃僂者右足登岸左足在水若起未能而已
渡者一人捉其右臂作勢起之老者努其喙纈紋皆見又
一人已渡者雙足尙踈出其履將納之而仰視石壁以一
指探鼻孔軒渠自得案羅漢於佛氏爲得道之稱後世所
傳高僧猶云錫飛盃渡而爲渡江艱辛乃爾殊可怪也推

畫者之意豈以佛氏之作止語默皆與人同而世之學佛者徒求卓詭變幻可喜可愕之蹟故爲此圖以警發之與管人謂太清樓所藏呂真人畫象儼若孔老與他畫師作輕揚狀者不同當卽此意

題楊青之畫冊

楊芳青之浮沈里中三十年口無雌黃遇酒輒笑生平喜作畫而不自貴重此冊爲耘軒作乃踰年始成滄淡布置絕勝平日知其用意於知己深矣予嘗謂鑒古人書畫當以優劣爲真贋鑒故人書畫當以真贋爲優劣出於古人者苟劣矣雖真者吾猶黜之況贋者乎出於故人者苟真矣雖劣者吾猶貴之況優者乎耘軒試以吾言思之

請參政張公祀鄉賢狀

故宦大中大夫資治少尹江西布政使司右參政張公諱恆由萬厯乙卯科舉人庚辰科進士全忠全孝有守有爲學古入官師召杜之循良而器兼方虎立身行道抱閔曾之誠篤而文比淵雲方擢巍科於大廷卽以孤立而補外茶陵筮仕治眾如烹小鮮興國守官理艱若批大郤塞賈琮之帷幔使赴愬咸得盡言去子產之疾藜擊強宗絕無鯁避歲丁凶饑則倣古制社倉如清獻之救災吳越兵弄潢池則殲僞漢遺種如士燮之威震諸蠻旣晉職於秋官遂恤刑於兩浙原法意於銖兩輕重之際情可矜罪可疑鐵案不搖眞覺操三尺者爲律拔人命於註誤紛紜之中死不寃生不濫讞橐臬在奚止活千人者受封兩造不宿春而半升之謠以興建昌守從無滯事千金捐橋稅而中璫之焰以息夏中丞屢有美言爲臬副而時相不敢爭利於湖轉藩參而士民猶欲偕公於郡凡諸卓異簡不勝書

他若益藩王折節下交臨政無撓於朱邸吳明卿登壇倡和當官罔貸其伯兄謝顧端文銓席之推不以君子附君子絕陸冢宰重囚之囑不以要人視要人兩卻餽金而莫夜不欺一過鄰封而酷吏改德泊乎辭榮聖世囊止一琴勇退急流年方逾艾羊叔子恩存去後峴山餘墮淚之碑李合伯心切堂卉魏闕有陳情之表補過盡忠於畢世承歡聚順者廿年至若三徑就荒長守杜門之轍數椽墜隘時間還券之言接後進藹若春風戢家人肅如朝典隻字不通於當路而遇折漕諸議則必盡言一介不取於他人而周族黨緩急略無難色詩歌餘事得風騷漢魏之遺理學至深晰濂洛關閩之要刻有因明徹菴合為明志一書總之陰德如巨鳴公不自言故子孫僅傳其什一文章如枝葉世有知者則淵源皆發於性情原其澤及於人止是

誠能動物迄今建昌祠為名宦合十三郡而弦頌如新因思嚶邑自有鄉賢何二十年之俎豆尚闕伏乞俯從輿論批祀泮宮庶彝好在人江右無獨專之仁義而典型追古海壖有不墜之風聲矣

左翁號說

時子聖昭謂予曰吾年已壯而道未成學古人為文章而無所合於世竊自歎其相左也因以左翁自號予牽為號說以廣之予曰子且貴右而賤左乎子且伸右而絀左乎子且以左右之名為一成而不易者乎今夫客見主人主人在左及出而登車則主人虛左以待左同也或以貴或以賤何也古者官制尚左四近之臣左輔右弼周公左召公右及漢設二相周勃為左相位次第一陳平為左相位次第二左一也或以貴或以賤何也北之指尚左南之指

尚右吾嘗與燕趙之人遇於途吾趨而左彼趨而右各以不讓相詬也或爲道其所以乃釋然而去左一也或以貴或以賤何也今且班十人於此子適居四五之間子以左人爲左子之右人又以子爲左子以右人爲右子之左人又以子爲右是左右之名幾未有定也而安在左伸而右絀乎且夫世有貴於我者吾右之及吾與之談彼方嗟老歎卑戚戚然若不可以生世有賤於我者吾左之然彼亦有以自雄其曹也蓋未嘗不樂是故重物輕我雖趙孟不樂也重我而輕物雖林類榮啟期樂也雖然是猶不足以勗子我聞天地之位北高南下以東爲左故記有之曰天地左海試與子往而觀焉背負日月胸盪江湖三歲一周流波相薄以一羽投之渺然不知其所泊也子誠虛其心實其腹文必揚乎三代兩漢之波而不爲干祿學必湛乎

孟荀韓子之淵而不惑乎俗是子之道如海而外物之投子者直一羽而已子爲之左孰能爲之右哉時子作而笑曰汰哉黃子之言思深哉黃子之以此益我也遂書之爲左翁號說

上谷五子新撰評詞

評詩者以深穩端潤爲上以怒張筋脈屈折生柴之態爲下惟文亦然唐之能言者二宋之能言者五皆充然粹然不得已而奇生焉爾予往以此告記原記原不狂予言故其爲文緩急豐約動中精要章止句絕餘思滿衍蓋才高氣奇而能以什一藏千百者視世之求高求奇而卒於不高不奇者相去萬萬矣記原博覽墳籍技精剔華詩古文皆斐然可觀

柳子之推昌黎曰猖狂恣睢肆意有所作裴晉公則譏之

曰恃其絕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爲戲予嘗以此論古人之文奇逸者多溢出於理而守法者或不足於奇蓋自班馬已然況其他乎若幾道之於時文則可謂奇矣法矣管評其文如園林雨過雕葩刷芘又如上帝陰兵截然而下今亦無以易斯言

研德與幾道同齒其好古力學亦相頡頏評研德之文必也清新俊逸乎秋水芙蓉依風獨笑清新之謂也千金駿馬注波驀澗俊逸之謂也管少陵以此目太白而後世小儒之言以爲少陵輕太白故僅比之庾鮑此嚙語耳夫文至於清新俊逸則天下之美盡矣幾道研德所爲詩古文甚雄富今但論其時義如此

雲俱之文吾欲以輕清蔽之或曰雲俱沈思獨往不阡不陌汗瀾卓詭詰曲幽異讀者爲之舌橋而不能下口呿而不能合輕清果足以蔽之乎日子不見雲之在天乎頃刻百變而不知輕清故也地產之精者莫如金玉瑞者莫如麟鳳然而麟不能爲鳳金不能爲玉者輕清不足也是故輕清而後能變化變化而後謂之奇

智合今世之聖童也八九歲時爲文操筆立就淵然有奇氣可誦今其年僅成童耳於經史無不窺於騷賦古文詞無不學卽其制舉業亦屢變而益工矣或曰似成宏名家或曰似漢魏閒文字雖予亦不能異也予聞湯義仍先生傳世之文皆十餘齡時所作然竊怪義仍先生古文詞不能遠過其時義今智舍之時義固已突過義仍矣其古學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今之君子胡足以方之

陶菴集卷第六終

孔子廟置李史碑跋

長士所藏孔子廟置李史碑為世間善本其舅氏應菴先生深於六書之學題語妙有思理予嘗偕觀累年乙酉季夏避暑南邨出以歸之嗚呼文武之道未墜於地異日詩書復出牆壁間當再與長士評之

陶菴集卷六

陶菴集卷第六補

順德龍鳳鏤校宋

48-11988

